LING NAN COLLEGE LIBRARY

篷窗續錄叙

往歲督運多暇輒取

國朝人文集翻閱摘其有關吏治學術知人論世者鈔存篋衍其習見膾炙人口者不錄議論創而意見偏者概從棄置嗣陳臬豫晉屢攝藩司朝昃不遑茲政簡刑淸乃檢前刋所遺續付剞劂亦仕優則學之意云爾

咸豐九年六月沈兆澐自識於山西按察使署之冰鑑堂

讓產序

孫奇逢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蓋君臣朋友其遇合無期聚會有時至父之生子妻之配夫亦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此中之樂曷其有極乃人盡兄弟也而兄弟不皆樂而相怨相尤一體互爲翦伐同氣爭相謬戾不止視同路人而且讐若敵國此何以故謂父母之一様一瓦一絲一粒兄弟各有分焉一認爲分內之物便錙銖尺寸所必較故從古兄弟之間或爲家而爭爲國而爭爲天下而爭皆各見其爲分內耳誰能洞然破除此見置勞逸

多寡於不問者善乎義士胡公之讓産也罄先世所遺悉遺二弟弟不受堅寻之且曰弟有即吾有此天性最初之良友愛篤摯宛宛如其一體一氣斯人也既能以家讓又何難于讓國讓天下哉詩之咏兄弟曰既翕而尼山曰怡怡未有不讓而能成其怡怡也既翕也葢不讓則爭爭則憤怒相加而乖戾叢至其貽羞于兄弟甯忍言乎葢明之不忍忘其祖是能法祖以教其家而翕生兄弟之怡怡而既翕也型固素裕矣況一家讓一國興讓則是編也實以干城名教豈直闡揚祖德哉余固樂有言以爲爲兄弟者勸

讀渡江賦辯　孫奇逢

先生此賦邱瓊山謂其爲幸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況此賦具在濡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授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劍客四字丰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畧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鬭業在征伐咆哮而貔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頽崑崙而飜海淚折江河而崩

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模元勢之强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葢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腳故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

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打動人心處苻融合淝之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托出矣見旃裘而膽落夢氈窟而魂飛尊周之意合盤托出矣於是怗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為情真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瓊山讀書破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為不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為恨祇以幸宋之亡一語誣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可不慎諸元世祖極嘆為真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中外君臣干

古爲昭不能用中變外豈遂以外而滅中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遊闕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孫愷陽先生二公曰俟事平後爲一疏入告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

霜紅龕集雜記

傅山

司馬温公出不張蓋伊川曰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此言眞有意味眞人品眞受用不可與務外之人道也有人稱吾鄉一先生曰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應聲曰若天下人盡識再成得人否余時在側心竊喜之歷年嘗舉以示人不意今日復得此語故書之以見千載高明所見畧同伊川此語想當早年不然何見之不廣也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眞名言哉眞吾師哉于此可知神仙即在人事中

梅子眞避王莽而去如此奇特丈夫何必輙飛天上始

仙之卽吳市門實十洲三島矣揚子雲與梅先生同時豈不畧聞見其風耶因念人之高卑脩職相去之遼若此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處如道尋常語此等襟度正非勉强而能但是君子自然爾也

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反構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大勇者不能張公藝百忍圖亦是此意

險莫險於談論危莫危於弄筆恥莫耻於妄作慙莫慙於無學寡言則途坦焚硯則心安知恥不殆知慙長進慙耻交生不墮危險

山谷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裴晉公訓子曰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

不知其於人有損無損而知於其身萬無益者不仁不義之口不知其於人有益無益而知於其身萬無損者過忠過厚之心

頃過共城見孫鍾元先生眞誠謙和令人諸意全消也

其家門雍穆有禮有法吾敬之愛之不知者以爲涉世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實有一大把柄人以隱稱之非也

讀書不必貪多只要於身心有實落受用處時時理會如宋儒語錄不勝尋討須細細涵泳之近代薛文清語錄最好若能領畧得一句兩句便不是從前不痛不癢人矣

得少爲足於問學則小器於飲食爲上智

與孫退谷先生書　　魏象樞

前者太極圖說承聞名論自當佩服但樞困知勉行中人以下者也素不能讀濂溪書竊謂此圖未出以前聖賢忠孝代不乏人四子五經何道不備看此圖者謂之溯流窮源可也於躬行實踐無與焉雖先生指膈詳明其如樞不可語上何至於象山著作從未入目必有所以致疑於無極者樞不敢疑無極之非第不如四子五經坐言起行為下學之實地耳此曩之所以疑思問也詩禮要語眞是孔庭家法切於人倫日用之學弁言定須名筆乃足傳後樞未敢率妄為之近日刁祁州問序勉應一跋不願付梓葢自知其短也儒言錄閣筆三月

因修建家塾犬子出就外傅也又築小亭爲老母看花所願湯藥有靈慈闈健飯勉輯前書以畢初志或三二冊陸續呈教或待全書成統上惟希明示附有請者高景逸先生擬在大儒之列讀其遺書一則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再則曰敬者絶無之盡也是明與孔子執事敬相左矣敬字乃聖學之心法反爲禪宗之羽翼不更甚於子瞻打破敬字乎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不容一私也豈曰不容一事乎卽如祀祠墓則祠墓其事也奉菽水則菽水其事也若並其事而無之敬將焉附其於主一無適之義又何居乎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世儒且指爲禪而景逸先生學詣純粹方且垂訓後人

何出此言也先生明教之

與刁蒙吉先生書　　魏象樞

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仰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脉不至中斷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愼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葢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

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詆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

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針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世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世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極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德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聽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諤戇直諷之度主豈盡

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
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畧賜
答以慰懸望

再答刁蒙吉先生書

魏象樞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旣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辯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搆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旣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至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啟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

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槩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

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況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辯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聞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辯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仿而行之

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魏象樞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使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雒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爲家故貧饔飧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

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寃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向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

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興晉陽之甲夜遶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賍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淸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醵助輸者雲集甫就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士垣

將把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携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㷔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爲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爲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

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葢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愼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

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邱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

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概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璹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

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爲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疏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宋晉間人僞撰有以也孔頴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

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訓詁是爲毛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鬯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

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衛鄭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滛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

會於厥慭也左氏以爲厥慭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毋乃刻與況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

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
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
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
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
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
三傳註疏之大畧也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
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
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為曲臺
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
作儀禮註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己復禮之功

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卽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奥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旣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甫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頴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爲

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甫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爲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

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

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
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奥道德性命之
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
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
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經義考序

毛奇齡

經義考者諸儒說經之書目也古經定於六春秋以前惟有易詩書禮樂春秋六名見於經解而其時夫子傳易子夏序詩虞卿論春秋各有經說行乎其間即至燔書以後尚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傳四篇列漢志中而嗣此諸儒之說經者遂紛紛焉自宋人倡爲論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而後之僞爲文中子者直伸其語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衰於是談經之徒各大掃儒說而經學不可問矣考漢武倡制科以經義爲對策之首而後漢說經之文皆稱經今貢舉家猶以經義名舉文可驗也獨是予之爲經必以經

解經而不自爲說苟說經而坐與經忤則雖合漢唐宋諸儒並爲其說而弖所不許是必以此經質彼經而兩無可解夫然後旁及儒說然且儒說之中漢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左漢而右宋也漢儒信經必以經爲義凡所立說惟恐其義之稍違乎經而宋人不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可信乎吾所信者義而已第先立一義而使諸經之爲說者悉以就義合則是不合卽非是雖名爲經義而不以經爲義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顧命非周公所制禮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傳非左邱氏書者有疑孝經爲六代後增改非七十子所舊傳者而至於士禮則廢之周官經則明

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諸篇則直祛之詘之然且有誤
讀隋書經籍志而謂尚書爲僞書誤讀劉歆讓博士書
而謂今所傳國風爲僞詩者是無經也無經焉得有義
予大聲疾呼以救經並救經義而不諒者遂謂予遵漢
而惡宋豈不甚冤然而儒不說經不知書之有經也經
說不備則并不知說之以經爲義不以經爲義也朱子
竹垞知其然先定其爲經從前人所增七經十經十三
經外而更廣一大戴禮曰此皆經也定其爲經而凡以
經爲義不以經爲義者而旣已有說則并從而共臚之
曰此亦義也有說而義明有非其義者而其義倍明予
方慮世之塌儒說者篤言窮經而故蔑其義以圖自便

而又何暇乎左右而取舍之於是竭搜討之力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輯其儒說之可據者署其經名而分繫其下有存佚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考焉洋洋乎大觀哉嘗按周禮春官以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而志其書名此列代史志所自昉也乃漢武藏書名之曰策而成帝求書天下命總其羣籍而合爲縱畧其在經義則所云六藝畧者是至後漢以四部立名而以經部爲甲部歷魏晉六朝或稱新簿或稱舊簿而要之皆部記之名此趙宋三館所以直稱爲書目而無有他也然而在官輯者如劉歆奏經畧班固著經部王儉撰經典志唐儒鄭覃輩之修經書四庫而自爲義者則如

謝康樂之編經目阮孝緒之分經典錄各有機軸竹垞
曾館 內廷爲
天子典秘書會其時方用兵滇黔再閧固未暇檢校而
籤帙之也其後下徵書之 詔敕天下經義之在學官
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說經之書於斯爲盛然而未經
甲乙也今竹垞於歸田之餘乃始據疇昔所見聞合古
今部記而著爲斯編曰經義考此眞所謂古文舊書外
內相應者乃其所分部則 敕撰一卷尊王也十四經
爲經義者共二百六十三卷廣經學也逸經三卷惟恐
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毖緯五卷緯雖闕
說經者也夫緯尙不廢而何況於經擬經十二卷此則

否惟自爲義并自爲經者然而見似可瞿也其與經合
耶是象人而用之也否則罔也又有師承三卷則錄其
經義之各有自者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
鏤版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有維繫者然
而非博極羣籍不能有此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
卷共三百五卷書成示子弓曰嗟乎少研經學老未能
就不及見諸書而年已七十九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
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
知天之高不聞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經學大
著聖人之言畢見於斯世而生其後者復從此而有所
考鑒則旣寶其書爲　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知

有經并知有義也因卒讀而謹爲之序

辛復元四書說序　　范部鼎

聖賢人也聖賢書聖賢話也吾人亦人吾人亦說話其不同於聖賢者何或曰吾人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爲人只說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等語聖賢人爲開天闢地之人話爲出經入史之話此其所以不同乎不知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亦只完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之分量而止但吾人於此或過或不及聖賢於此做得工夫到處得情理恰當耳人不於此處尋聖賢而於書本上尋聖賢無怪乎視聖賢爲高遠深微而難及書爲奥異苦難而莫入乎謂聖賢書不惟不奥異且極明顯不惟不苦難且極快活即如大學講誠意竟帶

着好色二字、講平天下、竟帶着生財二字、此在迂道學不敢挂口者、聖賢明言不諱、可見聖賢原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未嘗如異端遠離以鳴高也、知此可以觀先生之說書矣、先生不以書說書、而以我說書、不以我說書、而以聖賢之我、說聖賢之書、故能使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皆作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觀、讀先生說者、謂爲四書主意可、爲三晉語錄亦可、爲八股題旨可、爲四民小說亦可、謹重訂以傳、使人知先生說書有如此、若先生爲人、詳予侍側紀畧中、不贅、

讀書錄序

范鄗鼎

古今之最公而不容私者莫如書最樂而不容已者莫如讀書人人可讀人人能讀人人未必善讀顯而呻其佔畢采其芹藻謂之讀書人固已微而瞽師矇瞍百工庶人與夫耄耋老羸幼子童孫皆可謂之讀書者請以諺語徵之諺語相公學生讀書者之總名也人臣入內閣位元老稱之曰相公凡民具衣冠習禮儀亦僭稱之曰相公秀才食廩餼薦賢書稱之曰學生孺子入社塾識之無亦僭稱之曰學生余故曰人人可讀人人能讀書契而後讀者不一有五日而輒記漢書者有旬日而遍閱三史者有過目誦千言以萬言試之亦無不熟者

有盡老不差一字、亂抽他卷試之、竟無少差者、他如爛掌黒舌、墜坑陷岸、護鷄漂麥、穿壁引光之類、指不勝屈、然不能免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余故曰人人未必善讀、陳剩夫、銀匠孺子也、周廷芳、蘭州軍卒也、王汝止、泰州鹽丁也、而俱爲理學名儒、泰和楊茂、一聾啞耳、受學於陽明先生、先生贊其快活自在、上黨張提、一梓匠耳、受學於涇野先生、先生喜其山村過化、朱恕、一樵夫、漢貞一陶人耳、聞格物勉仁諸說、便似尋着孔顏樂處、一號樂齋、一號樂吾、迄今讀耿天臺先生傳、可考而知也、此不名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將書讀到專靜處、足下雨磚可穿、將書讀到收斂身心處、小樓二年可不下、將書見

到眞工夫行到無間處乃曰第一怕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將書讀到靜坐善養處乃曰詩文輩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將書讀到爲己處乃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欲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而且不以貴賤而不讀也初報進士第一人是日猶袖米講學於蕭寺中不以貧富而不讀也既賜進士第一人窮年猶貸飯卒老於金牛山此名爲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宜乎薛夫子取畢世精神命脉所注之錄而總名之以讀書也甚矣讀書之難也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今之眞儒或曰定當從祀或曰可祀孔廟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或曰我朝眞儒惟瑄一人到此地位始完讀書分量

甚矣讀書之易也雖爲眞儒爲理學爲從祀孔廟究竟不過完讀書分量而止或疑夫子會試錄之序曰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即如茲錄所載千萬言大抵不離復性者近是不曰復性錄而曰讀書錄者何從古無生成聖賢好古敏求不厭不倦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且如此讀書即所以復性也知讀書即所以復性也知讀書之爲復性讀書者可與讀書矣不讀書者可與讀書矣

擬積貯疏　田從典

為各省之積貯最重州縣之虧空時聞謹直陳利弊以收實效事臣聞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易守法難凡事類然而積貯為甚夫積貯為賑民而設貯不多則病在法病在法猶可言也貯多而虧空則病在人病在人則其弊有不可言者矣將擇人而任而人不勝擇將嚴以防之而防之愈嚴人之干法愈衆然則果無計以處此乎非無計也其所以擇之而防之與所以變通之者在得其道而已矣我

國家常平義倉之設遍天下

皇上特飭所在有司加謹收貯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則

聖人有道而造化無權矣然而虧空時聞不可不急思所以處之也臣思州縣之虧空有不可原者有可原者不可原者上官之勒索在其前加派之不敢則動正項以用之矣庫銀之不足則那積穀以佐之矣始也猶出於不得已既而借出陳爲貿易則敢於侵蝕者有之始也猶出於已之不得已既而滋口實於胥吏則又聽其共相侵蝕者有之若夫可原者則有二焉地之高燥者頓貯猶易若下濕之地數歲不易粟且腐爛不可食矣易銀則有叅處聽其浥爛則有叅處而究其易銀浥爛之所由來孰非出於無可奈何者乎亦有實借給而負在民者或一方小有水旱尚未成災爲司牧者報之不

可而菜色已見聽之又不可權爲發借時或有之而散之易收之難收於成熟猶易而收於再歉更難於是責以不請輒發之罪彼亦奚辭而要其心良亦苦矣斯二者皆有可原者也 臣謂不可原者先上官而及屬吏先大吏而及小吏

國典煌煌法行不宥嚴以申飭而已而可原者似宜稍爲體察而寛恕之夫設官以爲民也今者無病於民與有益於民而均不免於得過則人材固爲可惜而人人救過之不暇將益相率而巧爲侵冒以自聽柰處則可慮者又不在人材而在

國計

皇上洞鑒其并令九卿督撫內外會議准以存七借三又寬賠補之年限法制盡善斯亦何容復爲置喙則惟令督撫於實心爲民之官加之意而已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又曰觀過知仁是則廉亦有道也過亦可使也吏而苟廉民以之爲歲國以之爲寶即不幸而以積貯被議亦當揆厥所由分别處之而不盡在限年賠補之例如是則人思自奮不特奉法而且有善處之法矣平糶不可行乎穀則賤斂之而貴散之而不虞其中飽也社倉不可行乎人則民舉之而官委之而可行所無事也且佐貳不可分任其事乎耳目多而稽察易則又未見令長賢而其下有不仰承其意者

也所謂擇之而防之而變通之得其道者庶有在於此乎

雜說

田從典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陰極陽生之卦也陰氣正盛幾於無陽而一陽忽生莫可止遏故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夫天心無改孰能改乎其在於人則不遠之復也故稱之曰元吉元吉者大善而吉吉之至者也書之言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之與聖相去不啻天淵而克念可以作之此卽不遠之復也其曰元吉者卽作聖之謂也此不遠之復卽大學之所謂愼獨中庸之所謂致曲也夫愼獨之功人鮮不忽之者而先賢分爲善惡關此爲人鬼關葢言出乎此卽入乎彼也不入乎彼卽終不出乎此矣其亦甚可畏也哉故教

人慎之中庸之言致曲也亦然曲對直而言致其曲由其病之稍愈處致之也夫病之稍愈視大愈也尚遠甚然此而不致則其復於大病也易易耳此而致之其復於無病也亦易易耳在己之誠著明在人之動變化皆次第而致之矣豈不要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言其不多也謂心也存幾希之心即大學之慎獨中庸之致曲書之克念作聖大易之中行獨復人盡而可以見天地之心者也然此皆就其用功處言之若論其道之源則乾彖辭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言以備之矣

傳註之學惟漢鄭氏號爲最富如論語一書有古論語

齊論語之殊而合齊古而註之者則鄭康成也禮記亦號鄭註周禮儀禮亦號鄭註孝經亦有鄭註毛詩亦鄭之所箋夫鄭於他經皆言註獨詩言箋者何葢以毛義備矣而箋者表也識也表明毛義而記識其事所以見尊毛之義也此又註與箋之別也尚書在漢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其時孔氏之傳有功周易在漢有西都東都之傳而其後王弼之註名家若夫註孟子者趙岐也註公羊者號何休學也穀梁則范甯集解而左傳則杜預之所癖也爾雅一書尤聖學之津梁郭璞用心者凡二十年深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名故學者至今祖之其後孔穎達賈公彥楊士勛孫奭邢昺之徒則又就傳

註之下各為之疏焉夫諸經尙矣然非漢魏諸儒之傳註則經亦無所於考傳註尙矣然非唐宋諸儒之疏則傳註亦無所於明特其中不無穿鑿附會者焉故窮經而經亡終不免於記誦辭章之學而宋之程朱出而經學始大明於天下以程朱為宗以諸儒備參考可也

答左馮　田從典

幼童課其書字原是餘事調其性情原是根本事調其性情者變化氣質之謂也但氣質非一朝一夕所能變化沒奈何只得且以書字爲急而變化氣質卻另有道理在夫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習氣爲最口語教誨次之俗人家子弟不與俗期而近俗詩禮家子弟不與雅期而近雅豈性果異哉積習使然也人之家道若正內外上下所言所行不離乎正幼童耳聞在是目見在是其性之所習不知不覺亦在是所謂不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六七觀於孟母三遷可以類推

其次在父母善教葢幼童親近師長時少親近父母時

多父母若能因事之可教而卽教之或因時之可教而卽教之最爲易入此迎機之導所謂有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三四以上二者教之要道也至於書字似與性情驟然無益然幼童知識漸開或讀書寫字時不無講解於道理亦必稍稍漸明平日間不言之教與有言之教潛移而默化之者多多矣知識一開道理一明氣質豈有不變化之理天姿英異者氣質之累或多變化較速天姿樸鈍者氣質之累或少變化較遲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中有無數玉成工夫賢父兄之責也非盡師長之責也

古者父不教子非不教也彼其言動無非教者特恐子

弟或不幸有必當用嚴處慮其傷恩故易子而教之若
夫家庭平日間不言之教有言之教何時何地而不然
乎獨立趨庭非其事耶
大凡人之在幼童也某事某事曾受其益某事某事不
曾受其益或名益而非益或無益而反益當其事則不
能言或不敢言及其長也無不歷歷在心目間也今但
以我幼時之心度兒之心以我幼時之事度兒之事輕
重緩急之間雖不中不遠矣此亦近取諸身之一法也

砭愚說

田從典

昔橫渠先生作砭愚程子慮起爭端遂令易名今爲砭愚說以贈先生其意何居葢自名或以起爭而以某贈先生所以息爭非以息他人之爭所以息某與先生朝夕共事之爭抑或雖爭而人不之覺則受教多矣何言之某與先生同官治事樞密之地案牘如山情僞不可究詰有時往復辨難人或疑以爲爭某解之曰是和也非爭也夫四氣順而後大化成專於一氣非和也五味調而後和羹平偏於一味非和也況羣議所集不直則道不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意識所拘長短互較似乎爭矣而取其大同甯嫌小異取其終同甯嫌始異

如風之觸物而鳴過而不留則鳴於何有如水之激石而聲順乎其道則聲亦不聞雖然有道焉有氣焉誾誾侃侃各中其節道也徑情而直行之雖自信其中之無他氣而已矣蹈道則未也此非變化其氣質不能非曰與賢公卿居亦無由以自進也一日與先生論事相辨甚久既而先生曰子性躁詞多直古之愚人也吾將以古愚名吾齋焉夫古之愚直疾也先生邦之司直豈特古之愚直而已顧辭直而居愚某將何以自處乎然則某滋愧矣某於直誠不知其何如而其爲愚亦已甚矣某嘗以古之遺直自勵初不自知其愚乃今於先生知之則先生之風眞足砭我之愚也哉司馬溫公居政府

時蘇子瞻論事爭持不決公正色待之子瞻益不屈公改容而謝某什伯不逮子瞻而先生乃以司馬公之量優容之此愚直者之大幸也繼自今或時時採其所長恕其所短勉其學之不及化其質之所偏使愚不終愚因得附先生之直以傳於世是又在先生之終始相砭也因念橫渠東銘有箴過意但昔之所箴謂其遂過而成愚今則因愚而致過過不同而愚同故取其意爲砭愚說以贈

泊谷張公墓表　　田從典

浙江開府泊谷張公以康熙丙戌歲卒於官葬有日矣孤汝欽持狀求予表其墓石予維公之立言見於封事立功存於治所垂之靑史自足不朽又焉用表爲雖然表者表其微也人固有功名震天壤而上下之交不終事後之思不永或者其微亦有可議者與公敭歷中外眞不愧前人淸愼勤三言而要有其微焉者是烏得不爲表而出之按狀公初仕雲南太和縣下車誓神盡除夙弊各當事聞之嘆爲滇令第一人去滇時詩有黜倉石好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之句擢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鹺政長安貴要有託撫軍屬以事者撫軍以公性

嚴難干以私謝絶之旋授提督江南學政益自刻勵先是江南學使者惟遂甯張運青先生號爲公明與公稱二張焉於是聲聞達於

宸聰屢加顯秩深以大臣風格器異之未幾

簡授浙江巡撫三年之內抑奔競糾貪墨飭綱紀題留標兵撲滅嘯聚文武諸大政釐然備舉而其要尤在以已之法輿人之廉以故秋毫無所取獨役水夫二名猶謂經前官革除自以不及前賢爲愧其清有如是者公凡事詳細而於讞獄尤加愼重方在西臺時有昌平州旗婦王氏及賽黃彪李三兩案獄皆成矣公俱以中有疑情覆審數四不憚煩卒一一得實定獄誣枉得釋同

讞者嘆服之衡文三吳閱卷凡三十餘萬無不過目者
監臨浙闈尤惜人材纖細事必躬自督率既以積勞遘
疾没之前數日猶扶病錄四僚屬見其憊甚僉謂宜靜
攝弗聽其慎與勤有如是者或曰淸易而慎勤難曠達
之士薄政事為俗吏公惟涖政不倦故益以濟其淸或
曰慎勤易而淸難庸謹之儒每貽經術之羞公惟不媿
經術故益以成其慎與勤嗟乎是皆見公於外而未能
窺於其微者也未能窺其微雖有素絲之節匪懈之忱
其與勉强期月之間苟以求名者之所為何以異乎蓋
公所勵者淸也慎也勤也而所以出之者誠也中庸之
所謂一所謂豫皆是物也誠故生明明則表裡洞達而

無矯激之偏誠故生勇勇則始終堅強而無遷徙之意誠故能獲上獲上則信友而不見疑誠故能入人入人則論公而不可泯閱公自叙年譜

上賜額有推誠遇人四字是其精白乃心以上孚一德者洵非一朝夕之故矣及没後舊所歷任之處相去各千萬里紛紛請祀名宦不約而同斯豈可強而致耶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眞西山推論武侯事業之本先之以誠而范忠宣生平所學自謂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忠恕所以誠也歷觀前代名臣其分別處類在此知斯者可與論公矣公諱泰交字公孚洎谷其號也山西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其官階世系及居

家之孝友遇事之才略建言之丰采俱詳載誌中予於
公爲心交竊謂能窺公於微故特表其性行如此

吏議

盧錫晉

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親其朝夕撫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於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撫而下絲聯繩貫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既已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於大計之年宜皆奉職惟謹矣乃惠愛之及於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之太賤處之太褻澄之太清凡吏職之所欲盡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益臯益夔稷皆大聖人也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況如

今日之士哉士出宰一邑則百務萃之彼誠竭力於錢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夫盜賊刼截或來自數百里之外而適發於其地吏不能必其無也不幸而一有之雖其治至於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亦無救於參罰降革無乃取之者恕而用之者刻耶愚謂宜專其事於防汛之武弁則彼不得有所推諉而疏於遊巡以虛糜縣官之金錢其有警而有司不通報上官者罪之如此則吏不敢遷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力擒獲以求無過彼盜賊聞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此分其罪於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為影射之弊博奕飲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緝為吏者方役役

于風影之不可知尙何暇于問民之疾苦即云盤根錯節以別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故曰責之太煩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于三考凡州牧之事往來接送之勞擾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鎭荒堡僅存其官其餘皆歸併于州縣僻邑猶可支持若一當衝繁孔道則皇華往返日無甯晷而索詐怒詈使人忿恨於心而無可柰何雖公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誰敢冒險獲罪于貴臣上官哉士惟有氣節而後可用賞之而知所勸罰之而知所懲者氣爲之也以驛務程其優劣既已困頓而揉靡之而又貽以賠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抑刻

芻牧而横斂于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役之太賤以沮其氣者此也國家欲程士以清謹之節必先養其羞惡之良士方爲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禮也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不屑爲一切卑汚之行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戒曰官不同於士也士如處女官如新婦然愚以爲新婦之敬其舊姑是理所當然也彼舊姑豈欲以不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矣豈嘗令彼奴視之爲吏者始猶怒於心久則相與安之又久則相與賂之夫如是而向之恥心既已喪失無餘於是並其所不屑爲者或不幸而爲之尚欲求其廉不

可得也且奴顏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
太褻以變其守者也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
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
內外官吏皆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吾先使之俛仰無憂
然後責以爲善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今朝廷
之於吏非無俸也其於各役非無工銀也計一縣所費
歲不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相傳爲大吏者因其
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授至陞黜未得嘗
升斗者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吏即賢亦豈能不謀其
生或賢者猶能不至於大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

非但無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之節辰者互謂之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僕曰門包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稟之役曰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州縣以轉相餽送至於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尚能毫髮不累其民愚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今吏取於民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條銀之火耗是也若夫役之取於民以百計者約略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算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弊藪不養之而又欲嚴治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盡逃是以至於不能禁

然則民安得不窮此所謂澄之太淸以甚其貪者也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旣已託於乳媪則必潔其衣豐其食使專志提攜保抱又寵異之不與僕妾等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託若命以井臼烹宰而賤惡凍餒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

微子歸周辨

王　珻

孔子謂殷有三仁魯論首著其人曰微子去之去殷耳非歸周也使其歸周則微子之仁豈得謂爲殷有哉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子速之豈不甚矣哉商道嚴肅駿厲故商人之心信而好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商人不服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爲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

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思也後世安祿山移唐祚奏樂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悲憤擲器於地微子之賢豈遂不若一海清甘以殷先王重器惟周封爵是求乎夫武王克商大封帝王之後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薊堯後祝舜後陳禹後杞微子以勝國之裔何獨應不獲一胙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遯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

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夫
微子旣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況當周之未與殷
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爲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子言
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
之夫旣謂歸周矣何又見固皆知其說之誣也

有子避席辨　王珻

史記稱孔子没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及窮以宿畢不雨商瞿生子之事有若絀於辨乃撤其坐異哉所言必好事者爲之不可以信彼弟子之欲事有若也豈不以爲賢乎果賢也必不自忘所造妄尸乎聖人之坐若果妄尸聖人之坐而居之弗疑開口論說儼然爲諸賢解惑授業自尊大於七十子之上則其不自量而心昧於聖人之道不賢亦甚矣又何待後之窮於所問而始信其不足事哉且所問之二事固未足以定師道矣聖人無不知知此二事固宜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在此今弟子既師事有若則當求詳於聖人之道

之所以至問仁問知問政禮樂不當專以此虛無幽幻之事占來察往者讀請而嘗試之也今有若誠知乎此豈遂足爲孔子當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之科不乏知聖之深者豈尚不知有若之不足爲孔子至此而後知之有若豈尚不知己之非孔子至此而後知其不足乎吾知諸賢固不輕以是推有若有若之賢亦斷斷不肯然也昔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曾子大賢也曾子既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隨知其不可故其事遂不復行謂行之者好事者之妄耳不然今日立之師明日撤之坐吾見一堂之上斷斷然幾何不以師道爲戲乎

或曰弟子思孔子而不得見故師其貌之類孔子者道之淺深德之至與不至無論也余曰如是則有若撤坐之後貌豈遂不類孔子

貧解

王坶

夫人樂莫樂於爲天所厚憂莫憂於爲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爲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爲罇則罇貴適爲甓則甓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迨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遞推之以至於至薄由薄逆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幾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

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已以憂樂平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爲樂亦遂一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貪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憂之在是耳誠憂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平

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吝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以尋常測也厚心爲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爲大而身薄非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爲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爲憂何論貧賤葢樂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子之樂在富貴貧賤之外然吾以樂歸貧賤爲厭貧賤者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爲貧解

福善論

王珝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之權伸於一而窮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既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爲善避禍而不敢爲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伸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爲之言曰爲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不懼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禍福而禍福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

爲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伸天之權一無所伸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爲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聽善不善之自值則有矣而其實善之得福固終多於不善也特以古今來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福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爲多數人之善而得福者一二人天下不計其數人而但以一二人爲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福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亡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

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況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焉大凡人之堅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之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强於善以爲倖福之具況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歸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令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

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蕭何韓信論

王珻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爲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者咸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爲不義然吾以爲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救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爲淮陰而勢固已蹙矣安有陳豨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遇遽以反情相告告之而又不赴約徒觀望遲回以自貽戚

耶夫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明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敗事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也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削其職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豨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葢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呂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者性既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

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何之得君當高帝征豨時后每事必相議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紿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密送南粵王何既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爲計也高帝之不悅勳臣久矣當信登壇受拜高帝已不能不疑信及拔趙下齊高帝又不能不畏信使君疑且畏而尚能安於人臣之位從古未嘗有也故信反亦死不反亦死使何力爭救信高帝終疑何與其救信而見疑不如負信以自全此何不救信之隱意也夫不救信則亦

已矣豈必附呂以紿信然不救信則不得不附呂附呂而信死雖謂何之殺信也亦宜

漂母論

王　珻

漂母其聞道乎其諷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囂囂焉挾望報之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則人將忍而出於不報不報則怨怨斯讎兩讎相尋而德尙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忘亦不讎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子房之盡忠於韓也不望韓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漢報故能成天下之大事而有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圯上老人教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圯上時已盡挫

其英銳之氣而寵之不加喜辱之不加怒寵辱之不驚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黙受諸老人而自得於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用也淮陰遇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思遠慮而其言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怏怏不自戢之狀而故爲是言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淮陰不能爲可惜也淮陰之初將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全齊畀之高祖豈眞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

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休高祖其何以厭之觀其語蒯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未絶而高祖之不能不疑且懼者惟此厥後淮陰非有叛於漢而卒以叛獲罪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無足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爲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徒以千金爲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葢寓論

王 珻

李晉王克用旣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將入朝葢寓止之胡致堂曰葢寓於此有失策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祚之移豈係茂正之誅不誅哉而葢寓此言可謂知大體矣其爲克用慮至深遠也葢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跋扈自沙陀入衛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之時强藩鎮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釁則請入朝危及乘輿天子下堂出走宮闕宗廟之大爲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甯居爲禍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徙以請誅茂正之故强自入朝驚駭朝野天下

聞之洶洶然將跋扈之迹與此輩何以異蓋寓甚爲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即入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許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茂正既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爲有名天子在內而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居其中國儼然一叛臣耳其何以自免設不幸而敗天下誰爲克用諒之此蓋寓所爲深慮者也抑又有可慮者朱全忠之欲纂唐非一日矣不以茂正故也茂正不誅全忠藉

口於茂正克用誅茂正全忠又將藉口於克用蓋唐時之人徒畏藩鎮之禍而不辨其誰爲忠邪假令得誅茂正之後强兵之名震天下此固朝之君子所疑而小人所忌也疑且忌於內而朱全忠遂得以兵爲聲克用之罪內外交攻其時克用能自安乎全忠之兵不解勢又必罷克用以謝全忠所謂雖誅茂正而猶有可慮者此也蓋寓豈不慮及此哉及後茂正再犯闕克用發兵入援不果似爲失策然朱全忠甚仇克用入援全忠必襲其後此又蓋寓與克用之隱慮後人或不得而知也嗟乎茂正全忠各結內臣以爲聲援而克用無之此所以不得近乎天子而卒困於晉陽歟然其得守晉陽而終

唐之世無失臣節未必不自藎寓此一言基之也藎寓可謂知大體矣

王荆公論

王珻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爲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間成敗毀譽之所遭或幸而激之爲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爲小人如宋之王荆公可惜也荆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抵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爲君子則以學君子未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爲畔也蓋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己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荆

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爲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荆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荆公遂激而一出於不顧此荆公不能容當時士大夫當時世大夫亦不能容荆公過不獨在荆公也不然司馬温公亦嘗作相矣欲改僱役爲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媚公取容何如少年蚤附安石以速富貴温公深謝之然卒不易其議夫僱役荆公之法也今既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温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已亦人情之常温公未嘗不同荆公但温公能謝蘇范言而荆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

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幸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荆公不幸以志成其拗有志則患無才而荆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已患不得用而荆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與才夫古之眞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爲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爲君子者固有矣而荆 公獨不幸不得爲君子其可惜也哉其不可不愼也哉

文信公論

王琦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夢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勸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爲知信公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必叛元而殺之何爲不知信公夫存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尚欲留人之國而冀人之無加害於己葢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已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僞乎曰奚爲不僞也公尚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贑州烏合之衆奮然伏戈先天下勤王者而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死誠欲有爲也及元兵壓城下猶

議背城一戰眞州之脫間關走閩海是豈知其不可爲而遂不爲之者歟其志又不在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信公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殺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甘與元之君若臣靦然面目共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鼓之遂起正不待土崩瓦解如元之季世始然也使信公不早計及此而但欲以黃冠之身終老牖下則與舉兵入援之日前後何逕

庭哉蓋信公一日不死則宋祚一日可復故當其生也無偷生之心而於其死也亦絕不肯有苟死之意迨至不得已而死則信公之不幸然吾謂信公亦幸而死耳考元自世祖混一後數十年之間無大失政信公即不死亦無機可乘無可乘則不如死死于故里則不如元而其所以得死寔留夢炎能知信公使然嗟乎留夢炎徒知害信公耳豈知所以成信公也哉

用兵　　王晦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葢惜宋襄陳餘用誠之無多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旣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爲一日之能誠尤未足盡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誠以言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遍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知誠之爲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爾也若施之於用兵則固有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己而實有

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將遇敵之愚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未以武侯爲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槩責之宋襄陳餘哉葢兵詭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詐其至於顛倒覆敗固宜而尙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誣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昧於入深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並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

知有傷股之殘必擊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拔幟易幟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孰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爲誠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嗟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兵間

王珻

間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深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合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操其七也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逆之間項羽也羽使之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

何恃謂此一事足一走范增也兩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爲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爲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秘之不暇其肯以帷幄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爲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自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遂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爲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遺書故

點竄其字句此其爲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即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背而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爲遂所乘惜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羽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爲人乘得禍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知己知彼發於無形而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爲五勝者誠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參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

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斯

從術

王珻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恃故弱者得以自立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强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弗遑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横之說兩持天下之勢以歆動人主秦卒用横併天下横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横不合於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姻喝齊歸燕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雜於縱横之間故曰縱之難蓋縱横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横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六國之心六秦非横别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則瞻利顧害一有不利而已不

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縱者曰六國無賂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六國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噬而一國安危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旦夕亡已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不助秦以攻救當此之時尚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手雖尾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顧之不暇且惟恐不能移害

於人而冀已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强有力之人奮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戟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乎六國之時獨無有一人焉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啖虎狠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强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爲難又必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可自强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觀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率五國之兵大敗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强其國秦伐韓

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奮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以成從約秦人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況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曰攻秦無賂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淮陰侯取趙

王珻

用兵之道入險難弗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嘗至井陘道憑弔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每兵柰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徼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知彼知己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刼莫祕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尚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為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

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既入不速奪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是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頃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況井陘之地既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曰趙陳高阜望井陘若隧趙若堅壁不戰以輕兵出井陘後則淮陰之兵必亂背水之陣徒速之死耳是皆不測之險也淮陰安肯以三軍之命徒試之於一料哉淮陰固籌之定矣蓋先有間伺於趙

凡左車子之爲趙謀趙之所以不聽左車子己無不得其情然後決意入之而無疑也旣入而恐趙之不速戰也故爲背水以餌之使趙人貪背水之利空壁而來然後千餘人得以間道入趙壁拔易其幟一鼓而趙可虜也大抵用兵之道無試險無爭利料險之可不十不入料利之可不十不貪凡此者趙失而淮陰得之故曰行之於險者皆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旣過喜形於色葢喜己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已幸矣蜀之馬謖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蜀漢戰守之形

王珻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蓋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取西蜀非遂棄荊州迨荊州已失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有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關絶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荊襄不連西蜀亦僅可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劍門挾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荊

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荊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尚在孔明專任荊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荊州爲門戶則吳魏之强直可鞭箠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荊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綿國祚四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讓掣東都自以兵入關中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密又亡

惟唐高祖則約詞謝密使東綴王世充之兵而徑搗長安用成帝王之業此一舉也直與漢之高祖爭烈矣司馬温公乃謂項羽不能修德雖聽韓生之言留關中終亦必敗此自論其德耳不知韓生之所論者勢也使猶是漢高項羽之德而互易其東西之勢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興楚惟居可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陝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陝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荆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荆州則爲宋祖

後世之慮但荊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申飭官箴檄　　陳宏謀

朝廷設官原以爲民官必愛民乃爲盡職故府州縣官皆以知爲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謂地方之事府州縣當無所不知也百姓稱官曰父母自稱曰子民謂民間苦樂府州縣當無不關切如一家也本院因部文內所載應興應革事宜雖大端不外乎此而各省風土物宜不同奉行難以拘泥已就陜省情形條列利弊徧布曉諭一則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從一則使官司知民間之利弊有所措手惟是巡訪雖在臨時而籌畫端在平日官衙之內未曾有一番講求下鄉之時必不能有一番措置徒然遊目四鄉究竟仍無實際本院每見

屬員常切切以此勸勉而屬員衆多接見時少亦難領
悉今酌定各條通飭各屬實力遵行
一曰存實心司牧之官先辦得一點不容己於斯民之
心乃能隨時體察爲民造福如興一利也惟恐不利於
民惟恐利民不久更惟恐利少而害多除一弊也惟恐
害之不去惟恐此時無害而將來有害更惟恐一害未
去別害又生徹始徹終有一番籌畫防微杜漸有一番
布置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果能如此於民有益即於己
有累亦所不惜有此實心而才情不逮亦必隨其分量
有所成就若無此實心視民間苦樂漠不關心雖有才
智徒工粉飾爭趨巧便雖有良法亦不能行古云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又云處官事如家事皆實心之謂也每事止圖可以回覆上官不顧可對士民與否者皆不實心之故也願各屬每日之內常切提撕隨事檢點果能有此一點爲民實心然後可以商量興利除弊之事一日堅操持功令森嚴耳目昭著稍知自愛亦自有所畏而不敢爲然義利關頭未能看破苟得念慮難遽掃除或踪跡詭祕而冀人之不覺或借端巧取而以爲有說之辭如徵銀多提短封收米揹勒尖收買穀則短價浮量借穀則平出尖入以及勒借鋪戶派累甲民私收禮物投拜門生或捐監有使費紳衿有交結喜慶令節暗受餽遺日用柴薪短發價值但有一事即思染指不

思養廉常俸之外絕少無碍之錢糧昏夜暗室之中焉有不知之財物即或一時瞞過而心中有慾剖斷必不公平措置必多乖戾言動必不光明暗地必多怨咨事後難逃指摘究竟所得無多而同官掣肘書役穿鼻矜掜挾制家人招搖聲名一玷後悔無窮矣故必埽除慾念堅固操持然後可以正己可以正人可以興利可以除弊

一曰耐煩勞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即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

人謂居官則可免煩勞不知正惟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耐煩勞則原委透明審事而耐煩勞則虛實可辨立讞而耐煩勞則供看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眞情可得批詞而耐煩勞則批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稟覆而耐煩勞則確切對鍼不致答非所問蹋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更有把握僉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絕意外之株連耐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害則害雖大而必可去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

四境受無窮之福澤即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况事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近見各屬明知事之可為職之當為而或畏其難或以為迂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即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責得過且過甚至上司公文並不全看須發條欵並未細閱偶遇叩問驚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煩勞之病苟非充類至盡不能自祛痼習故以此為諸君勗

一曰戒揣摩人有本心事有定理當時不免浮言事後豈無公論無如仕途惡習不講實在是非惟以私心摹

擬卽如舉一人也不以其政蹟過人而以爲因某事爲上臺偏喜也不然則某人吹拂也劾一人也不以爲奉職無狀而以爲因某事觸上臺之忌也不然則某人中傷也豈上臺全無公是公非而祗有偏好偏惡耶全以私心揣測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揚之公泯勸戒之意不昭矣至於辦理案件一有私意揣摩必至是非混淆輕重倒置何以彰法紀而服人心況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計奔競鑽營無所不至其有關於吏治風俗人品心術殊非淺鮮所願各屬涖民理事本心而推循理而行自守以正相勉以公論人則平心而察在己則自反而思毋囿於積習毋惑於浮言去一分揣摩卽擴充一

分天良即存一分公道爲自己展布事業爲地方維持風教即爲朝廷推廣德意矣

一曰禁擾累居官而有意擾民累民雖愚不至此但鄉民至愚地方甚廣奸胥猾吏地方奸徒情僞百出稍有舉動便可籍端擾累故無論官政煩苛即良法美意而體察未到擾累不淺無論奉行錯謬即遵奉力行而防閑未周亦足擾累如應速而遲則有守候之苦應遲而速則有逼廹之苦取結造冊需索生焉傳諭問話詐嚇生焉即不耗費銀錢而廢時失業民已苦之即不受刑坐罪而躭驚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繫此擾累也無干之株連亦擾累也至於官徛借用物件雖云給還而

取送無非民力守候更爲失時況未必全還也買賣物件雖云給價而多寡不能相值遲早不能如期況未必給價也加以僉差出票展轉守催則酒食使費更在應付物件之外矣即州縣因公下鄉巡歷鄉邨原以爲民倘或候迎送或事鋪設或備供應或供馬草或平道路均屬擾累即或不須伺候不肯苛求亦宜不時檢點以防里甲指派或自己絲毫不擾而隨帶人役亦須防其暗地需索有一於此決不姑容總之州縣乃親民之官下鄉乃親民之時非立威之時止宜拜跪坐立之有禮不在儀從供帳之可觀雖無擾民累民之事須時存惟恐擾民累民之心周歷一鄉可使鄉民羣聚樂觀毋使

鄉民愁苦相對必使民幸其復來不可使民憂其再至乃爲美舉

一曰絕回護官司治事原宜愼重於先乃不至翻覆於後但事理無窮物情變幻初時見聞或依於一偏或事多不暇致詳及至推行不去已知錯誤又難拘執故見惟有及早回頭據實改正庶幾理得心安更見虛懷遠識即或有干例議而改過不吝事得其平上可以見上司下有以對士民所謂公可服人也無如官場陋習樂於見長不樂於見短喜順惡逆明知前此未妥或以愚民可以計誘勢廹或恃才長可以彌縫牽合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肯認錯前此錯誤猶云無心之過後此回

護已成有心之惡小事回護必至釀成大案小過不改必至積爲大惡自己喪其本心地方受其實禍有時破百姓之身家性命供爲官者一時之遷就種種罪孽無不因回護而起況此習不改不止回護自己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爲經手之上司回護羅案外無干之人解局中難解之結則爲承辦之同官回護以莫須有之裝點加平民不可解之冤累則更爲詐贓誣拿之書役回護方且恃爲周旋巧計一時目爲幹辦能員殊不知功令森嚴欺人適以欺己自作還宜自受明干國憲陰遭天譴往往而是善乎諸葛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得珠玉諸君當熟復此言增一分虛公之

心即少一分回護之念始而難終而易造禍在此造福亦在此矣

一曰息忿怒臨民之官平心靜氣猶恐下情難悉處置失當有一怒意堂上官之氣先不能平焉能平階下之不平再加一忿怒則偏向偏惡非刑逼辱何求不得雖有眞冤實情申訴難入不但事失其平破家喪命皆不可知迨至事後氣平雖知民冤而獄讞已定悔亦無及若夫乘官怒而陰肆其毒激官怒而倒持其柄則又胥役慣技固惟恐官之不忿不怒也每見官司逞一時之怒小民抱終身之冤官亦造無邊之孽者矣世俗謂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似居官易於生怒又若可以怒者殊

不知惟居官獨不可怒雖遇可怒可忿之人尤不忘可哀可矜之念呂氏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此爲篤論惟時時懲忿戒怒如水之止如衡之平能息一分忿怒卽昭一分平允以此臨民庶幾無過

管城碩記　　徐文靖

一易爲五經之源冠於卷首如以文言爲文王之言本之梁武帝蕭穆姜筮往東宮在襄八九年之前是時孔子猶未生而已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至貞固足以幹事等語是也又如小人勿用乃大君命戒之辭飲食宴樂乃敬饗不速之客於理爲優

一書以孔傳爲主蔡仲默書傳謬舛頗多如泗濱浮磬舊皆云浮生土中據春秋左氏隱八年盟於浮來浮萊山名產此磬石又武成一書舊以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據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諸侯伐殷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樂記夫子語

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是武成謂大武之樂告成于廟也故以名篇

一詩以小序爲準而朱子詆之太甚過矣余鄉陶忠憲公安讀毛詩詩云古韻自諧何用叶序文有受未全非考亭理趣明如日獨此時時與顧違數語櫽括殆盡

一春秋三傳惟左氏身事夫子造膝親授劉子政別錄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授張蒼其源流遠有端緒者也若公羊高穀梁赤雖受經於子夏傳聞之不如親見審矣

伊川易傳十卷按二程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
起於數程子答曰謂易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
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
矣必欲窮象之纖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
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葢程子之
意以爲理數一源有理卽有數初不必岐而二之而
朱子語錄曰聖人令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
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
書者此類可見然夫子又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
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有理而數在其中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矣觀象繫辭之說可据窮理盡性之說獨不可据乎

又按歸藏曰昔黃神將戰筮于巫咸世本曰巫咸作筮蓋黃帝臣也而庖犧畫卦佃漁取諸離神農氏作耒耜取諸益市取諸噬嗑斯時尚未有卜筮後世聖人乃以易爲卜筮之用耳謂易爲卜筮之書可乎

書呂刑按經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言犯墨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輕赦之也罰之百鍰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

大辟亦許其贖免哉蔡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非也觀其言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又言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其兢兢以贖貨爲戒者豈反借以斂民財爲哉蔡傳又以爲夫子錄之葢亦示戒則又非也夫子作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五刑之屬三千皆吕刑文也向使以穆王爲戒而又何引之以垂訓哉

詩序按馬端臨經籍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

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讀國風諸詩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見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

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叙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

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葢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

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删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揚月出則

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昏淫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序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

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蓋知詩人
之意者莫如孔孟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
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
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難閑乎是以
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
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
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
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

綠溪語

靳榮藩

蘇武仗節人豔稱之漢書匈奴傳武帝使郭吉風告單于單于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太初四年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此在武以前也始元四年衛律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此與武同時也然宣帝獨圖武於麒麟閣者武本名臣凜然有不可奪之操又與李陵皆名家子武之節因李陵而愈顯耳

後漢書劉寵傳嘗出京師欲宿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又韓康傳桓帝以安車徵之使者奉詔造康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聘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

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寵康皆長者然康欲逃遁而寵方貴盛則寵尤不可及也

後漢書蓋勳傳隴右刺史宋梟患多寇叛謂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叛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奏被詔書詰責又向栩傳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張讓讒栩不欲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皆靈帝時事梟欲寫孝經於寇亂之際栩欲讀孝經於軍旅之中其勢緩急不同

似梟止迂論而栩爲欷說故禍有輕重然栩之死自由譏刺左右故來張讓之讒非因論兵而致然也且十常侍正角之内主而反以内應誣栩蓋殺之以滅口耳

晉書苻堅載記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按此理學粹語而苻堅乃能有之晉人止解清言反讓西秦多矣

南史羊定子傳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定子戲勝以補宣城太守世多知之者而遼史耶律儼傳太安六年召至内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官人

之法未有奇於此者唐書董昌傳在越州民訟不視獄但相與擲簿其不勝者死聽訟之法未有奇於此者

唐書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靑即征之號靑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靑苗錢而崔渙傳兼稅地靑苗使以錢給百官此因靑苗而歛於民者也宋史食貨志神宗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立爲新制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靑苗矣韓琦言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又言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三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靑

苗取息過周禮一倍此因青苗而放於民者也然唐之青苗當搶攘之日因權宜以佐軍興宋之青苗於無事之時剝赤子以擾天下故論者不咎唐而咎宋

歐公五代史世多稱之唐書鮮稱之者以宋子京爲前輩歐公不欲多改易之也然食貨志序云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又曰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

而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此雖通論古今之事然時君能繹其言則王安石呂惠卿之邪說無由進矣是能以史諫者也或謂唐書成於仁宗嘉祐五年青苗行於神宗熙甯三年方爲史時豈能預知新法之事況安石爲諫官歐公實薦之豈能預譏之於作史之日然朋黨論所以藏往若能鑒之則必無元祐黨碑之禍食貨志序可以知來若能鑒之則必無熙甯新法之禍吾故謂歐陽唐書其功與五代史等

宋史趙普傳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又李沆傳沆爲相常讀論語曰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二人皆名相二事亦相類但不知所得於論

語孰多耳宋史夏竦傳趙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而明史張獻忠募得督師楊嗣昌首賚白金三錢文弱子固讓竦十倍耶

宋史錢明逸傳石元孫與夏人戰没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史邱民仰傳松山城破承疇降民仰死闕門勁旅盡喪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祭焉聞承疇降乃止承疇之壇與祠更榮於元孫之褒贈矣而邱禾嘉傳祖大壽於崇禎四年殺副將何可剛偕諸將降以妻子在錦州僞逃還入錦州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於朝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亦所

謂生歸而釋不問者與

宋史王居安傳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轍賊陰治械外送欵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明史熊文燦之撫賊又青出於藍矣

中說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此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等語足相印證當朱子之先有文中子其人者烏得以莊列荀揚例之乎老子時能合乎易文中子時能合乎聖在學者善讀之耳

中說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此孟子之所謂頌詩論世者

淮南子非澹薄無以明德非甯靜無以致遠此語在武侯之前矣

史記爲石奮立萬石君傳而宣帝時馮揚亦號萬石君見後漢馮勤傳

漢書終軍傳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曰爲復傳傳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華陽國治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而相如

傳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至蜀後漢書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三事相類而丹事罕言之者

晉書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又劉疇字王喬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吹笳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三事相類人但豔稱琨事耳

南史臨川王宏傳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按此與晉書宣帝

紀諸葛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事極相類仲達事世多知之者臨川王筆言之矣

北史魏長孫承業傳墜馬折臂肘上骨起求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五代史萇從簡傳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宋史韓世忠傳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又張瓊傳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此數事與蜀志刮骨去毒相似刮骨事人多知之鋸骨鑿骨括骨破骨罕言之矣

宋史孟宗政傳金人呼爲孟爺爺此事與岳武穆同而爲岳所掩

唐書郭子儀傳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十數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又崔琳傳羣從數十人自興甯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故楊誠齋詩金印如斗床滿笏是指琳事而俚俗移琳事爲子儀且互易其子與壻之數矣

北史李遷哲傳進爵安康郡公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此亦在子儀以前者

明史曹鼐傳舉於鄉官太和縣典史復由典史舉於鄉

殿試第一歷官大學士入參知[illegible][illegible]而爲堅者洪武中由南豐典史言事擢左僉都御史[illegible]爲之遇更奇於曹他

宋史吳柔勝傳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近人用遊泮字始此

周書崔彥穆傳伏膺儒業俗以未列諸生者爲[illegible][illegible]儒始此漢書萬石君傳子慶爲齊相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于公祠晉書荀晷傳爲安陽令安陽生爲立祠此生祠之始

#811.81
3433

嶺英中學暨附設小學圖書館書卡

書名 蓬窗續錄

第 1 冊

登記號 8736

借者姓名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811.81
3433
(1)

8736

#811.81
3483

COLLEGE
LIBRARY

尹太夫人八十序

紀昀

內閣學士尹君楚珍改官禮
高宗純皇帝恩許歸養葢太夫人年已七十餘矣嘉慶
四年
詔徵君至京師俾條論時政仍以太夫人年高
加給事中銜俾歸終養且
特賜摺匣許由驛奏事一時士大夫以爲榮尹君瀕行
特過余邸云辛酉某月太夫人年八十乞余文爲壽余
文曷足重太夫人顧余與尹君先德松林舍人爲甲戌
同年同入詞館又同以樸拙甚相得尹君繼入詞館松
林又時使以所作詩賦就余商搉故朝紳之內知其家

事者莫若余使祝嘏之詞屬他人操筆不過推原母教槩以丸熊故事稱太夫人賢而已不能得其實也卽以尹君讜直足以顯親揚名爲太夫人慶亦未盡得其實也然則太夫人居心行事卓然與古人爭光者非余縷述世弗能知余固弗得辭也蓋尹君之初遭外艱也奉太夫人歸故里服闋以後卽擬請終養太夫人曰汝父子世受
聖恩是不可不報以我老耶我固健以路遠耶我身自往來亦三四月可到非必不能往返也尹君俛首不敢答然終不治行李太夫人督之再三則跽出一簡曰服官以來竊見外吏所爲有不慊於私心者出而不言此

心耿耿終不安言則書生一隅之見求必悉當於世務或轉爲太夫人憂故甯不出也太夫人方據几坐索視其稿振衣起立曰兒能上此即受禍吾無憾雖並我受禍亦無憾兒行矣自今以往爾置我度外我亦置爾度外均無不可矣尹君之毅然抗疏葢由於此士大夫間有竊惜尹君不爲太夫人計者是烏知尹君又烏知太夫人哉今太夫人耳目總明康强不衰上受格外之恩榮下受南陔之孝養殆以閨壼之身而有士君子之行以德邀福固其理耶抑嘗聞晉人之言曰廉頗藺相如雖死千載下奕奕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奄奄如泉下人然則人之壽與不壽不在年歲之脩短叔孫豹

所謂三不朽也太夫人之壽永矣豈復與尋常壽母較年之大小哉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無建白平生恒內愧尹君今爲太夫人祝追憶舊聞又深愧於太夫人雖不知太夫人視余何如或以此序據實成文差勝於泛泛頌祝徒以期頤富貴相期者不棄其言爲欣然進一觴亦未可知也

壽文入集濫觴於明歸震川先生然實有關於人品者非泛作諛詞亦可偶錄一二 澐識

曹宗丞逸事

紀昀

曹慕堂宗丞余甲戌同年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校理祕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恒畫然既而讀石君所作墓誌辛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對晤不勝山陽隣笛之悲惟是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文均篤實無愧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有一二逸事爲碑誌所未及者乾隆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祕堂中與同事相嘆咤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

則司院事者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衆同詣長院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褫職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入九人皆先後致通顯無知緣慕堂得免者慕堂亦終身未自言也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慕堂倡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歿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率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恬不介懷嗟乎朋

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怡然親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阽危亦安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恒愧焉論者乃以巳不能爲轉非慕堂之能爲抑亦傎矣慕堂天性恬淡超然於聲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事者又和平靜穆言呐呐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見義必爲如此賢者固不測哉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餘年閱事非一閱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數數屈也人往風微慨然遠想因書以示受之侍御兄弟俾存諸家乘焉

跋誠齋先生易傳　　錢大昕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於淳熙戊申八月脫稾於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慨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

國耻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亡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

跋渭南文集　錢大昕

今法有淩遲之刑蓋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考
宋史刑法志載眞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
請擒獲强盜至死者付臣淩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
屬依法論決毋用淩遲然則宋初已有淩遲之名而當
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
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
置淩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
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
如支解人者非淩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
必報以淩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

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淩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與程秀才書　　錢大昕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藁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旨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若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爲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即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怵然爲戒即悔即改此不遠復无祗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於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

易於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祕由是而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己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辨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海舶三集序

劉大櫆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汩沒渺爾無垠天吳睒睗魚龍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甯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不謂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

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崕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没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船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爲之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劉大櫆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儵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

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携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

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正學論三

程晉芳

昔呂留良有私憾于黎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之學而陸清獻爲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瀾之說附和呂氏於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爲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夫陽明之學本於象山其爲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書不讀非其近禪之過乎然遂指陸王之學爲禪則愚不敢也蓋天下事視所歸宿而已矣二氏之書不事君親絕遠人事爲陸學者如何心隱李卓吾爲人口實者固有其人而末流如蔡維立金正希黃石齋劉念臺諸人其清忠大節足以扶維八極而謂二氏之教有是乎然必欲合朱陸

LING YING COLLEGE LIBRARY 嶺英中學

爲一而以爲皆可學則又非也詩家有李杜而杜可學李不可學縹緲而蹈虛高明之極所謂學我者死也文有八家而歐曾可學三蘇不必學氣息罕和平故也學亦有正脈焉偏脈焉以陸王爲洪水猛獸攻之不遺餘力是儒家惡習不可蹈也從而學之則過也宗程朱不攻陸王吾於潛庵湯子有取焉且非惟陸王不必攻卽二氏亦無煩指駁也方唐之時視二氏與孔子等昌黎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而天下之耳目一新此其不朽之功也由宋以來諸賢釐剔黃冠緇流之弊盡矣今海內匪特無眞儒亦且無眞僧欲袪二氏非歐陽之本論不可也江泌徐孝克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孝子顏曾公

文文山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忠臣士甫學爲儒先汲汲攻擊二氏亦近於習氣未化也然則守程朱之正脈自治於衾影幽暗之中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措諸事而正施之行而利余深有望於世之爲學者焉而非已之所能及也

正論學五　程晉芳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內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逼而以經史爲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爲一則爲大儒世不多覯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淸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淸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墮道學習氣也若潛庵賓實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顏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爲賢於龔舍王烈耶

三大儒之外有三學人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黃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爲最醇仕太平之時事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于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爲世世法然亭林生於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說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磽确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癈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

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焉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爲曠世材而舉拂淸言詆諆二氏究適依其門戶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爲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已有恥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躐等以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周易知旨編序

程晉芳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而已學之既久於漢唐以來講貫有得者好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間有辨論亦記於篇積以歲月遂成卷軸將以自誨疇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清又得康伯仲達纂續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朝安溪講肄於前家綿莊剖晰於後凡諸乘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傳會與夫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既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謂爲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逮九家吾猶謂之不知易

也況復好奇騁其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墮於茫㫚之域不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既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數可知矣而學者必欲於所既有之外闡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噫諸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道以亡身程子謂邵子別是一種學問就令數學造極精微尙與周孔間隔數層而況聖人所不及知之旨後學轉知之斬勝於聖人毋人蹈至愚之誚乎愚之爲是編也葢欲潛窺古聖作易之初謂人秉性以生性專而欲雜天秉理以運理正而數奇以多欲之人遇多奇之數其能有吉無凶免於悔吝乎賢人君子有可亨之道而値至困之時其何恃而不恐乎

夫是以寓憂患於文辭寄占驗於卜筮因筮以明義而全體大用不專在乎蓍卽數以知來而盡化窮神必根極乎理扶陽抑陰其大旨也履險處困其大用也其所以該三極而彌六合者似奇而實平似遠而實近學者得其一節而行之修巳治人恢乎裕矣晉芳雖能言之而檢束身心未能力行一二也安敢以爲教人之術乎

尚書今文釋義序　　程晉芳

二帝三王之道莫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罰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綿翼子孫於世世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惇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於省刑薄稅者也余檮昧寡學何足以窺聖籍之淵深然幼時幸從篤古者游側聞緒說好集經書剖別其得失丁亥戊子間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取諸家注釋擇其尤者次第著於篇凡五載而第一稿成癸巳之夏從事四庫書所見書益多重加裒輯三年而第二稿

成又三年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竊謂士君子治經之道必鉅細弗遺本末該貫而後其學成孔子之教人讀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言性情之觸發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言著效之大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言其纖悉必貫也明乎此則豈獨學詩爲然哉凡治經者視此矣孔傳雖晚出而得於周秦漢之舊聞者多數典辨物中者十之六七宋人取諸心得不免武斷之譏而於漢晉詁訓蔽塞叢結處亦頗爬梳一二均未可偏廢也矧說九族者不明五服之定制論五刑者不知肉刑之非古其有關於世道尤大余之爲是編也豈敢自謂跨軼前賢然

平心審擇二千年來講說之善者遐採旁搜遺漏者罕矣其言之謬誤足熒聽聞者亦屢焉凡爲書四十卷錄而藏之其耑釋二十八篇者伏之與梅去若霄壤在今日已爲定論學者固宜分別觀之正無俟讕言詮釋也

與家綿莊書　程晉芳

足下所著彖爻求是說初讀之似乎淡猶人耳及取古賢所著諸易說相質證然後知茲書之精深窔奧不惟突過古人並前此尊著易說二種亦無能及夫說易者莫患乎好奇惟好奇故篤信圖象欲於方圓奇耦諸圖探索其奧以冀推測而知來不知四聖人本無是學也易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理統乎數而數不能越乎理雖極變化而皆有常道以馭之故文言釋坤之初六特舉臣弒君子弒父爲言葢變異之事於斯爲極天地幾爲之晦昧矣而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一若理悖乎先而數乃應之則舍此而外更孰有數

先理後者乎天道無心而成化一切理數第扼其大端小有罅漏要無虧於全體故有冬無冰而夏雨霜者矣亦陰陽之乖錯使然而無害理之常行者使執此以驗天心鮮不墮芒曶之域矣而篤信術數者猶曰聖人必前知學易故也不知聖人之前知以理不以數千載以下由吾道則治不由吾道則亂治亂之遲速久暫亦視其理逆順多寡之所積故孔子告子張以所因所損益皆極平正之理使孔子而知繼周者必秦繼秦者必漢則聖人之體叚精神轉局促矣或者又疑卜筮之法出於易雖三錢響卜六壬奇門苟精其術靡不響應易之旁推而不窮也如是夫江湖河海之支流有時散而爲

洺池溝澮矣循洺池溝澮指而目之曰是江湖河海之
支流則可也苟以洺池溝澮為即江即湖即河即海其
可哉焦贛謂京房得其道以亡身知其信數不信理也
嚴君平為人演卜語必根於忠孝知理之足以統數也
邵子皇極之書先儒且謂其别是一種學問他可知矣
故愚於足下說易之書深信不疑以覘王輔嗣廓清之
功謂有過之無不及也

與家綿莊書三　　程晉芳

一月來人事草草獲奉六月十日手書恍如熱熱者之就冰水心夷而目明信乎足下之能發我也由宋以來尊程朱者雖一言一唾亦以爲是有故焉不可議也躋之曾閔之班猶苦有憾葢直以爲孔孟矣從而議其後者則又矜已之能抗不相下凡程朱所卓卓可師者視爲瓦礫土苴而以爲無用來書衡量輕重若權石之相程洵乎躗矣然愚所謂程朱不可輕議者非以其解經論學爲無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純其制行也嚴其措諸事也明而有倫因是以其身爲百世師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貴而可從雖其解經論學或合或

離欲不以道統歸之而誰歸乎陸王之學雖近於禪而
卒歸於聖賢之域非如釋氏之忘親背本而安於無用
也故愚以爲其終異者其始必不同釋氏之治其心與
諸儒所以治其心者其迹異其始安得從同也顏李之
學主於切實指近於日用事物之間如眉之着目而於
存誠盡性之旨亦直截無糾蔓信可以補程朱所不及
愚所疑者其自視太高視程朱太卑若巳之說行而程
朱之說可以盡廢斯則近於好爭取勝而忘先儒功力
之大矣非謂程朱無一可議而顏李卒無可取也顧愚
學殖膚淺於中庸大學之道會未歷其藩而竊竊然好
議論前人非足下力諍其過則且爲愚爲惑矢口縢說

而不知止足下沈潛於內聖外王之學於程朱所以離合於孔孟之故與陸王顏李之優劣必能一一條辨愚自揣學不及是不敢遽請稍俟異日問業於左右庶幾祛其妄而警其檮昧焉幸甚

與陸孝廉書　　程晉芳

昨於覃溪學士座中談及易學學士盛稱足下於易最深而持論以爲易非象數不可徒以理解者皆妄也於漢上朱氏瞿唐來氏恒有取焉余聞之而皇然內思使先生之言果是則晉芳數十年學易之功誤投門逕矣然學問以明辨爲功朋友講習非導諛可了事敢以一二管見質之左右夫易之用寄於卜筮而其貫三才而成六位以通古今事物之變非卜筮所能盡也孔子願終身學易豈日從事於卜筮乎文王周公釋象釋爻其辭尚簡至文言繫辭說卦反覆詳盡矣其教人持身處世至確切矣而其所論象數具在簡編使如後世之圖

象果足以闡易之藴者聖人何不作爲一二以教人而僅天一地二參天兩地數條而止乎且足下謂宋以來之圖書果卽上古河洛之圖書乎來氏之易䋣䋣繩繩果卽羲文周孔之道藴乎夫由漢以迄唐飛伏世應卦氣卦變互體之說由溺於卜筮而誤也由宋以來方圓先後天黑白陰陽反對相生之圖由趨於象數而晦也六十四卦以外無象奇耦上下六位以外無數若夫通微闡幽自一至於無窮天下之事不可以布策灼龜而悉得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君子之於易亦用以自治其身心達於事物之變而已矣昔京房得焦贛之學卒以亡身邵子之於數邃矣而宋賢尚謂其别是一

種學問觀其天津杜鵑之徵驗似屬前知然被髮以祭執玉高卑昔賢固同此見不過察氣候以叅微非藉卜筮也非究象數也且如邵子所謂元會運世十二萬年而一轉者其言足信乎士生三代以降文學不及游夏而欲極數知來上追羲文之睿智不亦勞而鮮獲乎與其千搜萬索卒不得其指要而徒斃精神曷若居玩索研究乎輔嗣仲穎程朱以降諸書因理以明象數吉凶悔吝之故識所從來於何歸宿爲不倍大義之正旨也晉芳檮昧鮮學豈復好爲爭辨獨念易學在今日經數大儒講明之後而倡漢學者取已闢之叢棘甯寘身於中好圖學者又用心無所可用之地使四聖人之道

明而復悔豈不大可懼乎先生其勿爲詭隨進而教之

與周青載書　程晉芳

承惠碑刻數種具十朋之益來指云北嶽題名年月事蹟視正史頗有參差今錄辛楣學士跋尾奉上亦可補朱萬諸公所未及第學士據碑駁史鄙見猶未然也從來嗜金石者謂據此足以輔正舊史夫舊史必須補正者人物之臧否正治之得失官階之進退皆事理之大若夫年月日時小有訛異此其關於事者淺以資考訂稱博雅則可矣謂之有裨於史將無一邨一堙欲以增泰華之高乎新唐書方鎮表易定始屬成德後隸義武節度使無所謂易定節度者豈其私稱固若是乎若證之於史則不宜有此且唐制節度兼數州郡不得專有

二州是年五月克用拔無極新城盧龍將李全忠敗還幽州襲其主帥李可舉可舉自焚全忠自爲留後並無幽州請就和斷事而常山屬成德節度使克用拔二城即歸無問罪常山事金史百官志亦無都官員外郎大金國志雖載金初官無定制然以京朝官知外縣事唯宋制有之金則未見凡此皆鄙意所未安也金石文字自歐趙以來嗜好無異議而愚謂近今有二弊焉一則深巖邃谷求索者多人惡其勞則潛刻削之漢唐古蹟日就淪湮爲可惜也一則謬摹舊刻突出新碑以待好者求焉凡事久則弊生殆勢所必至要之金石固不可廢必取其大者如前所云以資考訂可也諸家正史及

通鑑通典歷朝會要諸書博採旁搜所取非一如以小
小事類棄正史而信碑碣則非余所敢出足下裁而教
之何如

讀關雎　　程晉芳

以關雎爲刺譏吾無所容辨矣惟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由漢迄北宋多用是說夫太姒旣爲元妃奚必求窈窕之賢若欲讓居已右者雖甚盛德不必若是之拂情且諸侯一娶九女以后妃之賢媵從皆宜淑善足以佽助中宮而乃以偕行者爲不足以匹君子舍此而他求不已過乎原其說之久存不過以后妃不妬爲可風耳夫俗情詖行誠不妬甚難士之稍稍自立者卽能廣引同類無娼嫉心若大賢則奚止於是女子亦然后妃所以宣陰教贊聖治者非常情所能窺而徒以不妬爲首稱何見之小也子朱子疑之韙矣從匡衡之說蓋衡

學齊詩而毛傳固未嘗立異也然朱子指爲宮人所作則亦未見其然竊意當時婚姻之始和氣翔洽樂官作爲是詩奏之合巹而酳之時遂世世用之房中勿替葢方景運初開文事日盛摹寫思慕之忱曲盡而不傷於雅七月東山諸詩皆從此而仿不必以言之親切而謂非宮人不能作也吾友戴東原深於經論是詩與余合故詳辨之逸齋補傳則謂是詩畢公所作似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

讀後漢書書後

程晉芳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於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致飾儒術飾淺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張孔馬輩歷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國然而草野之間講習傳授自若也莽之篡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絕書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拜老臨雍憲言饋食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假令取鑒前車謂文儒適足以悞國講搏擊鉤摘之法崇黃老申

韓之術東京之士習果有以優於西京乎噫由漢武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椓人迤邐用事淸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人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或且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秕及其積之既久眞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有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後有識者當不謂斯言河漢也

唐律疏義跋

程晉芳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今之儒者述三代以後令辟動輙曰漢文帝唐太宗不亦陋乎然文帝懃德猶小唐太宗之失行則非士君子所忍道矣要其措天下於治安歷祚三百年之久則以親見隋氏之鷙刻而力矯之於刑律一秉經術得甯寬毋濫之旨葢自秦迄隋殘人以逞法務刻深至唐而一變宋元兩代率遵唐制讀義疏一書與刑統賦質證可以知之矣余求其書二十年不可得最後始於四庫館見之讀之月餘而後知天心之祚唐非無故也若其刊刻次第及卷軸之多寡則小長盧朱氏言之悉矣

地理考原跋

程晉芳

江西熊君心奉著地理考原一卷首言楊廖二公九星陰陽及九星九變次破形家之誤次言水歸東海次言乾坤退居次言三合五行次言金生水次言六上次言二土長生次言土旺次言五運六氣次言支瓏淺深次言支曲破軍凡十三則古者族葬多在西北葢北方高燥土厚水深不煩遠擇也堪輿之說葢以東南地下多水而風臨之蜉蟻生焉爲人子者必欲以親體而求富貴罪之大者矣而詳視水蟻以安其親則固不可已也故論風水當以朱子爲斷而葬法則郭景純之葬經如經書之有學庸是一切書頭腦觀熊君所言不倍於景

純而又有以發明之可謂正則矣近有僞流創三元之說謂蹉不可久視三元而遞遷可也嗚呼親膚旣掩非蟻非水而以禍福之故輕爲改易有不遭陰譴者乎創爲此說者其人旣不良死而舉世猶奉其言如圭璧焉富貴重而仁孝輕可慨也夫

論孫覿專祠摺子　陳用光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卽亦忠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壬之士濫膺斯選臣前年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見儀制司咨覆江蘇巡撫咨陽湖縣宋名臣孫覿奉祀生事臣與尚書汪守和等俱訝孫覿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爲名臣何以得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畧唐本係旁支權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原之嫡子熊飛接充臣部以與本部奏定章程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畧唐遺缺應由該撫查明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冊結

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奏臣旋奉
命出在浙江學政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安縣詳宋
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宋太學生徐應
鑣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核方應辰宋時名儒
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固當准予接充
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尚未列
入學政全書亦復可與接充若宋孫覿則學政全書承
襲奉祀條內本無其名臣又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於孫
覿鴻慶居士集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
伯彥引之使掌誥命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
鴻慶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與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之謬觀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可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是則

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覲品行豈可復尋祠祀以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如其未達臣愚伏懇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達亦懇敕交禮臣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

炯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陳用光

昔魏弱翁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奏請施行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嘗惜弱翁所奏二十三事孟堅未詳載其文欲博采他志傳稽其歲月以究其設施之迹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務大體職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縣始州縣之難爲也不履迹以求憲雖有愛民之實心不足以自效漢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於三代也今之去漢遠矣其所當行之故事又不必其同於漢也其所謂故事者因革損益之大端也吾以爲今之爲州縣者且置因革損益爲後圖而先

勉其誠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誠求也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循遑問乎其他其心而能誠求矣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即知所去利在而即知所循而遂可以徐及乎其他蓋別於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謂常行之故事焉君子之勤民宜以是爲兢兢也山右胡格臣衍虞著居官寡過錄一書其所言皆州縣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

朝有守土之責者之條教蓋自制府中丞以至州縣司李及未仕者之論著條舉件繫皆冠以格臣所自爲之說約而賅切近而當於情事雖今日州縣皆可旦夕奉

之以爲誠求之道余從仙遊明府劉肖庵功傑所得之亟勸其梓行以公諸世肖庵湖南人也爲仙遊有政聲余先友袁易齋先生嘗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禮部主事嘗著圖民錄一書亦深言誠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嘗梓藏其書今舉以贈肖庵乃言及格臣是書夫寡過者所以誠求之階也能寡過而後能誠求勤民之君子其有取於余言也已

鄧簣山墓表　　陳用光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蔡文恭公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己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爲當自志有不爲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

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曾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曾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子此求之先生旣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鞫此獄者謂君相己廋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鞫獄者迺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曾可也先

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宇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綦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爲不疑也比至郡適稱冤機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redacted]瓚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適得釋郡守胡承壁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人以某爲操切今周秉曾獄尚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曰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

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寀持之以惑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爲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齦言弗受遂至聽熒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爲患于鄉者捽罷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爲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饑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尙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衆强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

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二人請由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洵陽時畢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尚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厓碥披篝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之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既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再護

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傳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棣亭文集十六卷其他圭端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傳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至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

朝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傳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眞不媿西漢經生循吏之目爾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之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武虛谷家傳　　陳用光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校軍役之事與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擒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撾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
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
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
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
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曰縣民赴省垣乞留
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
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
顧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
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

氣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輙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貿敗木植泥潦間壅以沙石覆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傴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柩南歸方盛夏多雨過泥濘輙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貫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

某顯官為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為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郯縣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追

特召之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箚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書許所望

陳用光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爲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淸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淸旣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爲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衆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

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爲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既往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僞爲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爲許所望來耶時楊衆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衆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衆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槍上埠土曰賊

至二百步發令衆伏地勿動曰槍發乘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居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槍法又攜之至浙依居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之人人呼之爲張鐵槍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爲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衆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志既定攻之難破吾既以語撫軍遂率

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未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犵犵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溆浦嚴如熤卒招降之與共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爲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爲
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辭盧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今浮家於楊州余迺因吳淸夫徵君賢湘所記所望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且附著張鐵槍云

道齊正軌序

錢儀吉

古今有異治乎無有也吏猶是也民猶是也條教號令猶是也上之所以願得於下下之所以願奉於上大抵務安靜而知尊親古今無以異也迺後世之治常不古若者何也催科不擾獄訟不留隆文教士讀法屬民善矣然而弱者泣隅強者捍綱猶往往不絕者何也則曰是養之教之之法未備也然或令焉不行行焉不效或稍效而不能以久且大者又何也中道疑且退則已耳誠有志焉必將仰睎古人良法美意其行而必效效而久且大者安在思其不合以求其合庶幾有利而無弊或多利而少弊也乎顧其事散在史冊未有薈萃成書

者高安朱文端公嘗撰歷代循吏傳取人過嚴又刪改史文事或不具觀者惜之此吾友鄒子鍾泉所以畢然望古奮筆有述也取馬班以來諸正史及季平王氏遠平邵氏抑之錢氏橫雲王氏諸別籍錄循良二百七十餘人其文悉仍舊史不易一字其事閒有不可爲法者則削之而著其所以削之之故其利濟之尤大者與設施之尤精密者爲之論發明其用意埒於本篇蓋欲明示天下後世士大夫有志於古者得是編愼思篤行神而明之取之各足用之不窮以大濟吾民而古治可復也則信乎古今無異治也雖然自周漢至于明遠矣其法制變革風俗推移豈能一一比而同之乎姑以郡縣

之政言之秦漢之始置郡也皆有兵至唐猶因之大縣亦閒有焉中閒晉以去郡兵而致寇亂干令升所謂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者也後代鑒而復之然而矯枉過正外重內輕至於五代藩鎮之禍極矣故宋藝祖不得不改法而文武異治以至於今也則治軍異井田封建之世田皆在官國如其家雖加於什一猶不遽爲桀也漢以後取民之制屢變於是條目分併公私改易之際有從其名不知異其實者有失其名更置其實者有强齊其名而尤大違其實者其輕重之不可强同也固也而其假手於有司者在唐宋時猶有公使倚閣諸名苟事有便宜雖專之可也故朱子戊申封事

亦無以加茲而必起於有司之躬率是故得人尤難大學平天下必歸本於一个臣之進賢退不肖其以此也夫此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治之本意而千古不易之正軌也故俗醫常藥不足起癃瘵曲木散材不足營室居誠欲復古之治如是編所列其人也則必取法焉鄒子表而出之其忠於事上而亟於惠民者意在斯乎鄒子官河南有年士民多誦其治迹今方晝夜河壖從事茭之役況瘁甚矣猶時念此書之成而屬予序之以爲有能用此而及於其民不必吾爲之猶在己也於虖其可感也夫其尤足重也夫

吳仁齋六十序

錢儀吉

予客廣州故總督盧敏肅公屬予修鹽法志竣將告歸公固止之曰昔儀徵公築學海堂課士于此也士多學古治經者久而無以勸進之恐中怠幸子之來其爲我強留必爲粵士益予乃止退惟所學謭陋無以稱公意乃與學長林吳曾諸君謀爲專經課士法已又思粵故多志節恬退之士其有懷道講學讀程朱書衡門自樂而不出者乎哉得一二人焉有司者尊禮之爲國人矜式亦足以與道厲俗矣盧公曰然子爲我物色之久之而誠君乃告予以仁齋吳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幼讀書即喜聞前賢善行未弱冠從伍鑑湝勞莪野講易有得

已而窮治諸經積論說三四十卷儀徵公之至也獻其所箸書嘗一至廣州尋還所居鶴山授徒大雁山下郡舍中窮且老矣盧公聞之大喜曰子必爲我致之幸甚是冬公下英德使聘先生爲講師明年先生來始相見也辱先生以予爲可語出所撰四庫全書提要跋語一首常篋藏不輕示人者文近萬言略謂我朝二百年來名臣先正若睢州平湖孝感安谿高安江陰諸公遺書具在皆聖賢爲師仁義爲歸道揆法守不敢踰越獨四庫館大臣司事者曾不念講道迪德之任風行草偃之速其所攷辨多毀斥宋儒微文巧詆詞氣輕薄近年以來學術士習已陰爲推移甚可懼也且覈其援引文字

又多疏舛條列而駁正之如陳清瀾之於姚江者葢先生信道篤雖窮士而有世道之憂如此英德書院故縣人所爲例自求師雖總督命不易盧公曰然則奈何則命廣州守爲先生謀先生不可曰是貨之也盧公歎曰禮正人良不易於是先生窮益甚或絕炊與其長子文起曰噉土藷數枚讀書不輟盧公猶數問先生狀俄公卒予亦去粵予葢甚愧先生然不必愧也不若是不足以見先生及來大梁得文起書歲丙申先生年六十矣欲得予文爲其親壽文起從予游治禮經甚精密亦能固窮者爰述予所見聞于先生者以畀文起屆日其偕若弟若子請先生老友鄧粹如胡道鄉輩及曾君坐一

室中無錢治酒饌卽瀹水熟士藷以進乃出予文誦之先生之前先生必輾然笑曰是知我也已

仁齋父子啖士藷讀書至旬日之久予所親見者嘗往訪之貌充愉如常欲稍佽助之竟不敢言而退曾勉士曰觀仁齋道德氣象天必佑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予則謂是能全其天者也其養生也不可謂不厚彼酣豢於富貴者直自戕耳勉士甚韙予言此序作於丙申之秋昨與鏡堂中丞論士先氣節因及仁齋之賢而以序質諸中丞竝錄一本寄四弟翼曰過中丞所署按察步君在焉中丞迎謂予吳生得佳序可以不朽矣此亦應酬常語耳顧按察乃曰星湖

前輩在粵心許者其人老歲貢吳氏岳名鶴山人因
道其言行蹤迹舉序中所言甚悉予乃竊歎中丞樂
道人善有如此也即記之以語吾弟且告子方子密
兄弟少年聞人嘉言善行當謹識心胷間存而勿忘
久乃與善化獲益無窮若聞人言某也才而巧某事
得財利世俗多忻羨者亟掩耳走勿終聽舜蹠之分
如是而已

賈誼論

劉開

君子不得志於當時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能盡其用而後人亦莫白其志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畧其規畫深切利弊近則救時遠可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卽用爲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終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才者天爲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爲博士遷爲中大夫者有年謫爲長

沙王傅者又踰四年既還爲梁王傅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爲治安之策彼自以恩遇最深受知已久故不辭痛切陳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爲過安得謂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爲梁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墮馬薨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情之過於厚也觀過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爲君子而況爲其主乎爲主死而義不忍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議也而子瞻乃以爲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爲不及乃用爲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

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爲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尙何不遇而自殘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世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爲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絳侯讒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既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爲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

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爲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嘗善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軾獨立異同夫光爲道義之臣與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尙不欲强合而謂生爲之乎當生過湘水爲文以弔屈原蓋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鬱悶爲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天絕由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鬱長沙爲少不更事是皆讀[redacted]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爲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已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

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焉已矣古之人有所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者難盡以望之後人矣賈生之志尚不能見白況其他乎然則爲古人者不亦難乎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數被斥逐九死無恙爲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爲量優於生也嗚乎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

荀卿論

劉開

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爲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荆公之學雖不及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荆公欲與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終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

害民流毒海內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荆公爲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荆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已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荆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遽至此也嗚乎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子瞻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執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誣爲是非之公言之也

余所論者原子晷之心而畧其辭兼時事之實言之也

樵者傳

劉開

方求子行至山中陵絕澗抵崇崖徑迫狹不可舒步見樵者擔薪自嶺而下履其徑如平地焉因謂之曰子之行山性之乎習之乎樵者曰吾習之也非性之也雖然吾生於山游於山食於山舍此無業焉夫何得不安之若性乎方求子以其言之有契於心也且謂其健於步也嗟歎而去既出谷口已近夷塗見向之擔薪者休於道左訶之曰子非所謂健於步者乎何强於山而弱於塗也樵者笑曰此乃吾之所謂强也吾家於山麓每旦必入山析薪距山十里有市焉吾日鬻薪以易粟歸故吾之勇於行也非故急也所以速吾獲也吾之稍休於

塗也非云倦也所以寬吾力也吾旦夕往還者數非暫息不足以勝吾之勞吾所求者在山故常蓄其力以專用之山而不使疲於途焉故吾所得之薪較多於他人而身不覺其困是故山無盡材而吾常有餘力吾竊笑夫世之游山者之惑也疲於行速於至竭終日之勞以急於觀覽及至其地而力已耗竭不能遍探其勝盡歷其奇彼之所觀者山也而乃至疲精道路是非敝其力於無用耶抑亦欲速之念害其先耶且使游山者皆安行而緩至及登陟之時乃始奮其勇往雖不能如吾之履若平地安若性生其得於游者必多也何至盈而往竭而返耶方來子聞之若不懌也曰是非徒健於步者

也非徒言之有契於心也是其於道也殆有合耶天下之如游山者衆矣欲人之不惑不亦難乎夫身有專務人無全力欲急則反緩此得則彼失古之人所以勝於今者無他不爲無益以害有益是之謂善用其力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竭也君子之養鋒蓄鋭其於精神意氣用其方新不用其既盛而况於垂竭乎然則樵者之言未嘗無裨於爲學用世非但可爲游者警也樵者姓周氏失其名

潛眞子傳

劉開

潛眞子居於楚境隱於九曲之山離俗自晦三年不出應客其友鏡虛先生造而慰焉曰葢聞賢者之處世也不比物以求合不絕物以自異不枉道以希榮不懷道以自逸在易有之由豫大有得是故君子以道濟天下而天下賴以和樂在書有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是故君子不以一身爲安而以萬姓爲安在詩有之訏謨定命是故君子出則君享其成言則民獲其福在傳有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故君子立功以崇名崇名以顯親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往而不可再者機也是故君子乘時以行道因機以成事故能美

繼往古聲施來茲今子獨逃空寂而樂幽遐不求利人無志用世意者非古之道乎潛眞子曰非此之謂也夫人之才各有所能性各有所近故雲起於山風起於谷鳥樂於天而魚樂於淵彼此各適其性也安見天之是而淵之非耶安見鳥之優而魚之劣耶安見飛者之巧而躍者之拙耶夫唯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不世之業故伊尹創基於亳太公鷹揚於周唯有所挾以趨事會而後能有所忍以就功名故百里飯牛而秦得以興子胥乞食而吳得以覇故古之欲有所爲者莫不深觀世變而自計之審也夫巢由之不事堯舜自度其智不能過夫稷契也四皓之不事漢自度其才不能勝於良平

蕭曹也無其德而居其位謂之尸祿無其能而任其事謂之貪功尸祿者無效貪功者無成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無其德也夫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無其能也夫故吾之逃於空寂也非敢以辭榮也自知其身而已吾之樂夫幽遐也非敢以鳴高也自量其力而已天下之能自量者鮮矣可以信諸己而不必卜於天者身也可以信於人而不敢決於己者力也匹夫能立功於當世者必其才之不可終抑而天又若有相之者故古之君子不苟於富貴與俗浮沉以取榮名於天下遭逢適會其時而其心必有深慕篤好非此不可者故後之君子不虛得富貴今吾以迂拙之質負踈野之性處於卑下

乃其宜也安於貧賤亦其分也且獨不見夫燕雀之學鴻鵠乎奮飛而前出乎林表爲回風所迫欲上不可欲下不能其爲衆鳥笑也必矣是故知命者不惑量能者鮮辱審時者可動吾自審久矣不欲妄以動也曰然則吾子將何以自樂也曰吾何爲其不樂也吾旦而起晝而讀夜而思何在非樂之時耶吾耕而食汲而飲非所謂樂其業耶沉潛乎詩書之府優游乎道德之林非所謂樂其天耶麋鹿之與居猿鶴之與友非所謂樂其羣耶吾雖不能道濟天下而猶可爲政於一家吾雖不能措萬姓之安而猶可盡羣物之變吾雖不能出而圖君民之責而猶能靜以會陰陽之全吾雖不能因機以乘

時而猶可循分以安素南山有木風折其枝斧而薪之可以濟炊中田有蔬採自雨後烹而羞之可以佐酒歲時伏臘則炮羔燔豚集故舊招友生相與痛飲嬉言以爲樂主賓無常少長以禮日之云夕歡猶未已既宴且酣乃輸其誠告彼父老勉而農人努力耕桑以答昇平戒爾悍民勗爾小子毋即於邪以干國紀敦農勸織勉善飭惡以美風俗以化鄉里是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以報國也奚必有位云爾哉莊周不云乎君子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夫居上而敬子幸能勉之矣居下不爲害我其行之若夫無其德而思其位無其能而求其事世或有之非吾之所敢知也鏡虛先生改

容而起敬曰善夫吾子之志非親承其教不能知也子之離俗自晦非絕物以自異非懷道以自逸乃時而後隱者也唯茲九曲非山之深乃人之靈朝斯夕斯唯君子之宮請誌斯言以佩德馨

北魏主燾論

毛應觀

魏太平眞君七年誅沙門毀佛書佛像詔有司宣告征鎭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佛像藏之越五年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世之議者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綱目亦嘗評之而余謂乃殺司徒崔浩之過何也魏主之被弑以追悼太子晃之卒而宗愛懼誅故弑之也太子晃何以卒以宗愛構仇尼道盛之罪而魏主斬道盛並坐東宮官屬因憂而卒也假使崔浩不殺宗愛之讒搆或難遽入即使讒搆生而崔浩必能預知其險暴以袪君心之惑而使魏主不信其

讒夫宗愛之讒不行道盛不斬東宮之屬不坐太子何憂而卒太子不死則魏主無所悼傷而宗愛不懼何以遽生弑君之心是魏主之弑非毀佛之報實殺賢臣崔浩之報也況當佛之方毀惟太子晃崇信之而多所曲護焉佛若有靈晃宜不死何因憂而卒反在魏主先也吁楚王英好佛最先而卒致殺身梁主衍信佛最篤而終得慘禍何世俗之多迷而不悟耶

王旦論

毛應觀

吾儒以身許國首戒一貪黷貨無厭適足喪身一行不謹亦足敗節宋王旦當眞宗初年受不世之知竭誠殫慮以忠於上兵息民安令行政舉稱賢相焉似不負吾儒所學矣乃至大中祥符元年天書見於承天門羣臣皆再拜賀而旦且跪進天書以授帝繼詔議封禪又以旦兼封禪大禮使厥後得天書於泰山作玉淸昭應宮二年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四月丁謂上封禪祥端圖而旦亦黽勉附會以從之四年奉天書以祀汾陰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而旦實兼大禮使五年作會靈觀王欽若丁謂五鬼交通縱跡詭秘專

以道教祥瑞蠱惑君心而旦自謂業已同之而不能去十月延恩殿說夢玉帝而旦亦再拜稱賀十一月即以旦兼玉清昭應宮使作景靈宮六年又獻天書於朝元殿得芝草三萬七千本七年奉天書謁老子於太清宮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號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而旦又總大禮使噫上天不可侮小民不可欺乃野鵰山鹿並見奏書秋旱春雷率皆稱賀當時君臣一何悖戾若是耶欽若丁謂逢君固位鄙夫固無足論已若旦者讀聖賢書登進士第入學士選身居首輔與五鬼附和同聲抑何顏之厚哉亦樽酒美珠有以累之耳甚矣貪之害大也假使眞宗賂以美珠旦即封還之力言

天書之不可眞宗固素畏旦安知不格其非心引君當道何後悖謬一至於是乎顧不出此而受賂緘口俯首聽命何耶嗟乎天書之見孫奭疏凡三上語數千言會靈觀使王曾固辭不受惟知有義之二人者至今凜凜猶有大臣風以旦對此能無愧與迨及疾篤始悔前非屬其家人削髮披緇以斂哂矣綱目於其卒也書曰太尉王旦昭應宮使所以深醜之也而論者有謂瑕不掩主持論亦過恕矣

丐孝子傳

毛應觀

庚寅歲余家居有丐叩門乞食余令家人出與之食家人入而告予曰門外有小車內坐老嫗一男一女約五六歲侍立其旁車中嫗是其老母丐者獨力肩引之以乞食余曰此孝子也令再與錢數百因呼內人與二孫曰汝等可出一觀焉繼內人與二孫入徐語余曰問其母係榮河人八十有五有腳疾伊子六十其媳亡一男一女其孫也方與之錢丐與其子俱跪謝畢丐者起運二子從旁夾扶之丐者和顏悅色奉錢奉食於其母祖者稍分以給子嫗語人曰余老而疾累吾兒一至於此而丐者辭氣愈婉孝敬藹然於是隣里婦女聚觀各

出錢餅爭饋之余聞此不覺淚下曰此眞孝子也欲問其姓名贈以銀兩衣服而丐已輦母他去矣噫昔元初分人品爲十等曰儒曰丐彼欲以丐抑儒也豈知丐中固有儒者乎夫儒之本維孝丐而孝丐而儒者也儒而不孝儒不如丐矣且世之所以重儒者謂其異乎丐也而孰知其行事有甚於丐者乎丐不如儒以其丐也而有不丐之丐者又丐者所不屑爲矣何也丐而出於孝不得已而丐者也挽車勞也跪奉敬也悅色和也婉辭誠也二子扶持型也爭饋以食感也稍分於子慈也養志之道其盡於此乎一丐也而顛沛造次不離乎仁如此故不妨丐也亦不必自諱其丐也以此爲丐始可以

丐矣苟爲不然不丐之丐丐而不可令人知則眞丐矣則眞有愧於丐且不如丐矣丐可泛以丐論哉吾甚惜天下之多丐也吾更惜天下之不盡如此丐也天下苟盡如此丐則天下無丐矣天下無丐則天下皆儒而天下即平於此一丐矣作丐孝子傳

循吏傳論　　鄒鳴鶴

論曰太史公紀循吏首孫叔敖傳中如秋冬勸山採春夏勸水採因民利而使以時如復郢市教高梱純任自然近效遠法而先書其立政之本曰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詳繹導字緩字義蘊正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後世矜尚才智集事而不免生事即才智有本而資以匡時者可以起積久之痼瘠一世之變而究不足垂萬古之極極者中也正也惟中正故百世可由者也史遷以叔敖冠循吏殆爲百世示之極其憂深其旨微哉

論曰左氏記子產之言曰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三代上絕無以猛言治者自左氏託之子產而救時賢佐政尚嚴明如武侯之治蜀景略之治秦猶爲善法子產者也乃至申韓商李下逮羅鉗吉網之徒視民如仇誅殺無算皆曰政莫如猛吾爲子產之所爲也嗚呼一字之誣乃至開千古酷吏之端如此其烈哉夫平天下之道首重在寬尙書屢言之不得已而用嚴乃以濟寬之過寬固平嚴亦爲平也子產之治刑書以處族大寵多之世欲使人人畏犯法知向善其用嚴也正其所以爲惠人也猛則殘民以逞如淵獺之敺魚然如叢鸇之敺雀然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曾是衆人之母而肯出此哉雖然猛非道嚴亦非常道吏遷編循吏以子產

列道德齊禮之孫叔敖後傳中歷記治效終之曰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明其德澤之深如此而無一字及其作用殆惟恐後世法其嚴而不知用嚴之心也即孔子惠人意也而豈知左氏反以爲猛哉余故特表之以爲子產辨誣以爲後世解惑

論曰史記書公儀休相魯事如卻魚拔葵出婦燔機事近瑣而防過峻似不近人情者之所爲而百官自正能使食祿者不與民爭利何哉葢利在民者必曲體民情以利之利在己者則必先自絕情使嗜欲之萌窒澄清之本立而百爾之窺伺我則效我者乃不期正而自無不正後世中材以上孰不知以廉率屬而本源未澈間

隙偶留適令窺伺我則效我者投我閒而抵我隙始則細行不謹繼則貪日熾而民且不堪皆此嗜魚食茹好布之類爲之緣也大學末章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爲上者防微杜漸必自不察雞豚不畜牛羊始公儀休深得此旨不近情而大順民情庶幾不以利爲利而利民利國者哉

論曰政莫大於教養而教養之先後則視其地與時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化蠻夷而進之以齊魯教其先務哉雖然教亦多術矣高選蜀生詣京師受業術以倡之也成都修學招弟子而除更繇術以聚之也便坐受事

出行與俱使吏民見而榮之術以誘且進之也知倡之矣而不知所以聚知聚之矣而不知所以誘且進教其能成哉而近世言敎者畧觀文藝索瘢求疵乃曰是邦無人才也否則以一二士習倘佻達乃曰大都不率教也嗚呼毋乃重誣我俊乂而於文翁倡之聚之誘且進之之術茫乎未有聞哉班氏大書曰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今天下郡國皆有學校官逾二千年矣文翁功在後世而瞽宗之祀缺如可慨矣哉

論曰循良吏首重惟德次惟才德量有深淺才量有大小非可一言竟也次公之治班氏首稱曰明敏內察又

曰足知善御衆故於迎勞屬吏道旁攫肉事及區處甃者識事聰明吏驚爲神之屬詳哉言之其才固絕類超羣也然俗尚嚴酷而獨用寬和法去泰甚而務在成就全安一切持平不徇律令葢此公本有德之士而習術兼人凡所設施莫不造其顛而詣其微人見以爲才且見以爲才之大實則以德爲之內主而才量更逾於德量故不覺彌綸周浹若此也後世以粥粥無能爲德試之繁劇動多蹶乃曰吾非尙才吏也徒德實不足以治也抑知天下無無才之德亦無無德之才無才之德用之不足以治無德之才用之不足以治而大足以害治其亦取次公傳而三復之哉

論曰余三復漢書朱仲卿傳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仲卿官桐鄉嗇夫職最卑施必不廣而其病且死也屬之子必葬我桐鄉以爲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桐鄉民果然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若蓍龜然若符節然何哉仲卿不以民視民而以子孫視其民民自不以嗇夫視仲卿而以祖父視仲卿仲卿之施於民見於史者不過存聞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寥寥一二端耳而其心民之心則保抱之扶持之時其饑寒而衣食之時其急難而拯救之凡祖父所欲施於子孫而不能必逮於子孫者仲卿之力有未及仲卿之心度無不盡民之心仲卿之心也一如子孫有求於祖父而不能

必得於祖父而斷無不至誠至感於其祖父者也人情之自然通於天理天理之當然推爲王道故曰王道之行易易也而或者以是爲沽名釣譽嗟乎士大夫不自盡其名譽之實而動以卓然立名譽者爲虛彼卽不知有王道矣豈不知有人情哉天理哉

論曰惟至誠惟能動物惟先聲能奪人觀於龔少卿治渤海事猶信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至不能禽治亂亦甚矣少卿奉宣帝命單車獨行至郡下令遣還兵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迺爲盜賊盜賊果棄兵弩持鉏鉤卽時解散論者皆驚其治之速效之奇抑知皆其積誠先入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

故耶設易他守處盜竊惟恃單車獨行還兵逐吏如少
卿事卽不爲盜禽盜益滋蔓耳少卿之諫昌邑王賀引
經義陳禍福至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誠矣逌昌
邑嗣位諫爭愈力誓以死徇後雖髡爲城旦其誠益昭
然衆著於普天之下矣渤海亦猶郡也盜賊亦猶人也
少卿未至其先聲己徧播於渤海之人之耳其至誠已
深入乎渤海之人之心而況單車獨行還兵逐吏坦然
出肺肝相示一如涕泣膝行時之悉本至誠哉近世治
盜賊者緩則以刑急則以兵有謂此輩亦可以至誠動
先聲奪也鮮不笑其迂疑其無效曷不取少卿治渤海
事一再思之耶然溯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耶

論曰近世長吏以養民爲心者鮮矣即以養民爲心而泛泛焉行之亟亟焉圖之不能相天時度地利用人和舉尙書六府三事周官大司徒之職以眞精神融貫其間而遂謂能盡養之之事窮養之之效哉若班史之紀召翁卿乃眞能養民者矣養民而民不知所以養故始之以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所以先之勞之也先勞盡矣而民仍不知所以養故繼之以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提閼數十處溝瀆與提閼功相濟也而常至相悖有溝瀆無提閼則洩提閼於所不當提閼則壅洩與壅各宜其宜因地因時因人乃悉宜之必深明水性而後實獲水利此眞養民之大經濟哉雖然經濟宏矣與其利而

不防其害無益也翁卿乃爲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水多均之少水少均之多水近遠則均以引近至遠水高下則均以引高就下爭尺寸爭杯勺並爭刻晷約束之使無爭庶幾無弊而利眞興矣雖然開其源而不節其流仍無益也民富則易奢靡民富則好遊敖翁卿乃制爲嫁娶送終之禮務出儉約而斥罷其不勸田作者利用厚生先以正德三事所以維六府也大司徒所屬諸職大都言養而統之以掌邦教教正爲養計也翁卿其眞能養民者哉雖然羣有司鳩之聚之而一人耗之奢侈者久必揞克吾爲小民慮矣翁卿之奏請上林宮館勿復繕治供張減過太半爲天子崇節儉正爲百姓足

財用計慮至深遠也雖然百物產於地而實生於天順時則生氣遂違時則生氣竭冬生葱韭菜茹爲物雖微太官種此不時物民間必有效尤者悉行奏罷生氣遂矣百物昌矣以飭化責之人以則壤責之地而以調燮權之天翁卿精神融貫如是是眞窮盡養民之事之效者哉元始四年詔書祀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應而九江以召父應文翁之教千古教民之法也召父之養千古養民之法也盛矣哉

論曰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詩曰宜民宜人宜可不辨之早擇之精哉一事一物有宜萬事萬物各有宜得宜則益固益損亦可益不得宜則損固損

益亦爲損而所謂宜者在處事與物者之心而實卽在事與物之中事其事物其物而宜出焉宜又何容遠求哉桂陽榮交州俗不知禮則衛颯爲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宜之彰明較著者也含洭湞陽曲江三邑爲桂陽最遠地山溪民不輸租而千里傳役一吏出徭及數姓民苦傳役之擾而官尙以不輸租爲民病不宜甚矣颯乃鑿山開道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流民漸集願輸租賦國有租賦之益而民猶以得免傳役爲大幸宜莫甚矣而亭傳郵驛乃含洭等邑應爲之事太守特事其事耳耒陽鐵石利也他郡民招徠亡命聚會私鑄利之害也棄鐵石而封禁之是棄利矣惟利鐵石而任其

會害將滋矣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鐵石之利日增而董之官司約束亡命乃有利而無害此其宜非即在事事物物中哉范史稱之曰理恤民事居官如家莫不合於物宜夫居家與居官一理宜於家無不宜於民者宜果何容遠求哉

論曰任延凡守五郡會稽九眞武威潁川河內也潁川河內之治傳不載會稽俗尚文延之祠祀季札慰勉孝子聘禮董子儀嚴子陵龍邱萇諸高士因俗之文而以文治也武威地近邊俗尚武延之選集武略士據要害力禦寇虜因俗之武而以武治也世之號儒吏者以明禮愛士相高而鋤强擊暴力有未遑其以鋤强擊暴爲

能者則反以明禮愛士爲迂闊其亦昧於因俗制宜之道哉雖然因俗之治順而易革俗之治逆而難九眞俗尙射獵不知牛耕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開廣百姓充給九眞無嫁娶禮法夫婦自耦父子異姓延乃下令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配以年齒貧無聘禮者省奉祿資助同時相娶至二千餘人九眞民始知父子夫婦之禮遂至風雨順節蠻夷慕義保塞偵候戍卒一切止罷嗟乎貪者使之知養惰者使之力田蠢而亂者使之明倫理憫其舊染而一新之司牧者之責始盡也而治效所推乃至陰陽和化育贊異類歸誠有是感必有是應也世乃小視郡邑吏而郡邑吏亦規

模自狹何哉抑余又有感焉延守武威時帝親見戒之
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自以其骨鯁成性也而延不敢
奉詔以上下雷同非陛下福對臣固知敬君矣君其先
能知臣恤臣哉而其誅豪右之田紺破紺少子尚黨與
數百人威行境內絕無制之阻之者漢代郡守本有兵
屬且得以郡自專事權歸一故治無不效效無不大且
速如是知人安可不先論世哉

論曰治河之書大備於明之潘季馴

本朝之朱靳張嵇諸名臣其大要有三曰審天時盡地
勢策人力而由地上行者順而納之地中則盡地勢尤
爲三者之至要善乎王景之修汴渠也以商度地勢爲

大綱其條目曰鑿山阜破砥績山阜砥績土石之沮水者也鑿破之而沮者通又曰直截溝澗溝澗旁水之洩水者也直截之而洩者聚聚之驟且盛則爲衝要景乃防遏之而衝要平聚之久且長則不能無壅積景乃疏決之而壅積去而其變通神明者則尤在更相洄注之法蓋河水盛則必旁溢旁溢甚則下游必緩而滯景之法以十里立一水門旁溢之水由水門聚而出分流十里盛者必衰衰者必緩復由水門聚而入入則復盛盛則復溢仍由水門聚而出出入盛衰以地制水以我定地乃歷千里而無溢無滯實不外商度地勢一語盡之也潛季馴之治漕河相地建設閘壩啟閉巡環以之洩

漲卽以之刷濁與十里洄注之法相仿奏效亦速余始以爲變通神明殆由天授詳繹王景傳乃知季馴之能治河季馴之能師古也季馴之能師古而不泥古也是故善治河者不可不善讀書

論曰王渙爲兗州刺史史稱其繩正部郡風威大行而實績不詳其令溫縣則曰以方略討擊姦猾悉誅之境內淸夷令洛陽則曰曲盡情詐壓塞羣疑發姦擿伏京師歎爲神算迹其所爲大抵以緝暴折獄爲治夫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也而渙之病卒也男女老壯致奠醊以千數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其感人之深如此豈戮刑之效反勝於德禮耶抑史所傳

皆政刑麤迹而德禮則書闕有間耶夫上之施於民也有德禮政刑之分下之受於上也惟知生我者父母而已無德禮政刑之分並不知有德禮政刑之名温邑多姦猾積爲人患澳患民之患而以擊討除其患温邑民生矣洛陽本都邑多冤嫌久訟史稱爲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不斷者澳必欲斷之難平者澳必欲平之曰曲盡曰壓塞曰發擿皆其不忍人之心所旁皇周浹布濩彌綸正用之反用之參互錯綜用之務期於訟獄衰息民慶更生而後止其政刑也本之德禮也其政刑也卽其德禮也民亦知生我者王澳而已何知有德禮政刑之異耶民苦饑寒則以養爲生民苦蠢愚則以教爲

生民苦盜賊獄訟則以緝暴折獄爲生相其所急而急
治之而急生之循良之道盡矣是故學循良者無務虛
名而重實濟無浮慕古風而力救時弊
論曰循績之效可以格天神可以信豚魚一理貫之而
己獨至東漢孟嘗傳上虞應雨合浦還珠二事有可疑
者上虞孝婦某以寃死罪在太守何與民事郡中連旱
禱請無獲是上虞民受官虐又遭天禍脫非孟嘗戮訟
者謝寃魂饑饉將無已時帝德好生其理安在合浦不
產穀而海出珠寶天所以生此合浦民也太守貪穢珠
徙民困貧者至餓死於道因太守之罪而罪及小民迨
孟嘗革易前弊去珠復還民已餓死多矣天理之不可

解者也既而恩之天之欲生此上虞合浦民者理之常也因冤氣而致旱因貪穢而徙珠者數之偶也天不忍終禍此上虞合浦民而假手孟嘗拯救之者數之偶終歸於理之常也數萬而理一數屢易而理不易古之君子盡己以治民修德以格天一率其理之常而數不能違數且受轉移焉孟嘗其信理以合天者哉夫一太守搆冤獄行穢政而一郡被其禍一太守平冤獄革穢政而一郡蒙其福以禍若彼以福若此官與民真息息相通守土者可不懼哉擇守土者可不懼哉

論曰民生本安也民氣本靜也擾之而安者不安靜者不靜雖然有官擾有民擾擾由於民而官無以治之使

安且靜焉有官如無官然民不自擾而官以治之者擾之有官反不如無官官之是非得失甚非可以一言蔽也會稽山水淸越民俗愿樸有白首不入城市者民不自擾可知乃官吏煩苛非法遂至發求至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自擾而官擾之矣劉寵之守會稽也史不詳其治迹惟於煩苛曰簡除非法曰禁察以此心之不擾還民俗之不擾而已他何事焉而其去郡之日諸父老從若邪山谷閒出人齎百錢奉送依依然如慕如訴不曰太守利若何興弊若何除惟曰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而已不曰民何以不見吏狗何以不夜吠惟曰他守發求至夜不絕狗吠竟夕太息於他守之多擾

而欣幸於令守之不擾而已他何預焉夫他守之發求至夜不絕他守方以爲力役之征正供之取治民不得不爾也治民而適以擾民他守豈始念及此雖然處不擾之地莅不擾之民乃至民以爲煩苛非法而猶斷斷然自以爲治民不得不爾他守之心何心耶漢詔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明治效而鄭重於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其有鑒於斯也夫其有鑒於斯也夫

論曰仇鑒一蒲亭長耳勸人生業至果菜爲限鷄豕有數其剽輕少年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教養之事備矣而於不孝子陳元事親詣其家勉以孝行譬以禍福使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

鴞哺所生一誠之感人如此雖然感人以誠不在一時一事之言教而在平日之積誠尤在本身之至誠設仇覽平日之誠不積本身之誠不至不過一亭長親詣人家勉孝行譬禍福卽使深厚愷切惻惻動人遂能化不孝子爲孝子哉遂能起鄉邑之歌謠成期年之大化哉史稱仇覽雖在晏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輙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其內行之誠如此其至是以正色責符融林宗聞而下拜朋友化其誠矣王渙服其德化歎爲鸞鳳上官化其誠矣誠之彌綸周浹如此不孝子亦人類耳蒲亭鄉亦人居耳有不肌膚浹之而痌瘝服之者耶是故誠無

不動人盡知之然必內之外之始之終之無不誠無不至而後無不動求之於一時一事有應有不應而曰誠亦有不動者豈理也哉

論曰掾屬之有長官勢也分也而有上下之義焉有上下扶持之情焉三代以還澆薄成風勢在則長官勢去則路人矣分定則尊之畏之如雷霆分易則棄之置之如弁髦矣逆旅中遇主人未嘗不揖讓周旋歡然相見一出戶而姓氏輙忘以余所見大抵然也苟或不然則畏故主之責備塞旁觀之淸議文貌如舊眞意全漓而謂能冒不韙蹈險阻視長官之急如己之急耶若董恢者爲司徒楊賜掾屬值賜被劾當免不謀於人不計其

害獨身至鬪爭之賜乃得理嗟乎賜豈止童㤥一掾屬哉賜任司徒而諸掾屬奔走恐後賜去司徒而諸掾屬投刺悉去彼直以爲勢應耳分應耳恬然不以爲怪也㤥則曰獨忘上下之義哉獨忘上下扶持之情哉情與義其勢分所閒者而忍不急長官之急如己之急哉夫五倫之道以情與義爲權衡漢代公孤及刺史郡守皆自辟掾屬故有舉主府主之稱義猶君臣情則朋友盡倫者所當急講也而世俗習焉不察弁紀載亦罕言其理余故於㤥他政不具論論力援楊賜事以爲後世事長官者法

良吏傳論　周鳴鶴

論曰晉承三國擾攘後尚淸談重門第經術中絕吏治不講人才去漢世遠甚曾之刺并荆靑三州守安南天水廣平三郡所至著名跡而天水稱最葢其地鄰後漢時武侯圖中原屢伐天水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爲傾心鎭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夷夏慕德其治績卓卓方之兩漢循良殆有過焉而尤難在忠於曹爽一事爽輔政時芝屢進讜言弗納爽將誅時芝率衆斬關赴難進謀仍弗納迨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其純忠大節行誼誠有大過人者夫有過人之治績者不必有過人之行誼而必行誼過人其治績乃由

中而可大可久此蓋根諸性情本諸學問風會不得而移之時代豈得而限之哉武帝稱芝淸忠履正羊叔子以車騎將軍讓芝奏曰曾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晉代乃有斯人斯人殆足爲晉代重宜其皎然爲良吏首哉

論曰胡威嗣父質均以淸忠著稱威入朝武帝以卿孰與父淸問對曰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恐人知則眞修恐人不知則近名其差等有判然者余以爲威能爲是言且能以是言告其主必非有意近名者世當衰晚堂廉闊絕人情變幻以一淸爲之的則風聲樹而莠言不興疑似消而張弛有準恐人不知正欲人人知吾淸效吾淸勿溷吾淸大有益於吾君

吾國吾政吾民也我輩矯矯錚錚大抵迫於時世亦惟求其淸之本於中耳淸之要於久耳不然宋趙淸獻公一琴一鶴

本朝陸淸獻公舟載紡具湯文正公嘗語僚屬曰吾飲吳中一杯水耳其標格都覺不凡豈以爲名也哉考威弟羆子弈位皆顯達晉陽秋曰羆與弈並以潔行垂名殆三世四人共矢一淸者其本於中何如其要於久何如表正則影端以此驗之僚屬且然驗之天下且然而況父之於子祖之於孫兄之於弟近在門庭者耶嗚乎是可以風矣

論曰吳隱之以淸操著晉世史不載他政而守晉陵則

紀其妻自負薪刺廣州則紀其食菜及乾魚為廷尉中丞左衛將軍則紀其冬月無被披絮擀衣甚至並日充食酌水明心嫁女無辦則牽犬賣之妻齎沈香一斤則投之水詳哉言之不覺意之重而詞之複余始不得其解迨細繹良吏傳序曰晉代政刑私謁賄賂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其風俗卑汙甚矣隱之獨清於皆濁獨醒於皆醉其心殆欲盡矯一世之所為甯使不近人情必求其充類至盡而後足以厲俗而易俗也史家深鑒其衷稱述惟恐不備摩繪惟恐不盡固欲使後世仕宦者人貴自立即處卑汙如晉世獨醒獨清自可出汙泥而不染非惟不染且可離羣絕類

一清澈底至此又以見宇宙清明之氣亘古常新每獨鍾於一二人之身碩果存而天心自見也然則處濁世而以多自解以同自慰動謂錮習已成無從振拔者其有愧隱之何如而處盛世而自甘庸下直以仕宦為妻妾宮室窮乏之地者不更有愧於隱之耶隱之眞清其名更出胡威諸人上晉史以為良吏後勁有以哉

治生吞鴉片烟用生甘草三錢胆礬三錢研末淨蜜四兩開水燉化和藥抱置懷中盤膝坐撬開口灌服再向胸前抹之吐淨即活三日內忌茶水或用南瓜脂漿灌之

救服砒砒又名信畏羊血冷水綠豆服砒未久者用雞

蛋二十個打入碗中攪勻入明礬末三錢徐徐灌下吐則再灌以吐盡爲止如服砒已久不能吐者急用黑鉛一塊約重四兩用井水於石上磨出黑汁隨磨隨灌俟吐盡砒毒方無後患

救服鹽滷夏月南瓜藤盛時肥梗剪斷有脂漿流出收瓷瓶內隨時可以救此患或以雞蛋二十個攪散入生大黃末五錢攪勻徐徐灌下能利瀉即愈或用肥皂搗極爛淸水調灌一吐即愈或用生豆腐漿灌吐自安

救服鉛粉用蔴油調蜂蜜如餳糖與食即解或用沙糖調水服或搗蘿蔔汁飲之亦愈

救服巴豆巴豆畏大黃黃連涼水用綠豆濃煎湯令服即愈忌熱湯

飲滷汁者血凝而死急取賣豆腐家所磨豆漿灌之滷得豆漿則凝漿爲腐而不凝血

治被毆後傷風秘方荆芥黃蠟魚鰾三味魚鰾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時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

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唐初所鑄俗讀爲開元通寶以爲元宗錢誤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爲圈周束折處

跌打損傷用天麻五錢防風五錢白附子一兩白芷一

兩南星三錢共研末酒調敷並服十分之一二

鐵飛槍草俗名鬼圪鍼此草山西陝西直隷徧地叢生多在下濕處高二尺餘葉似菊而稍薄開黃花枝淡紅色花落結鍼於未結鍼之時摘苗搗爛用敷跌打損傷或研末收好水調敷傷處幷沖水服之

蟯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代火藥但此硝磺力少弱耳又鳥銃裝火藥鉛丸後再取乾蟯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試之均驗

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

信

治鬼魅魘人方

降香末一錢麝香三錢硃砂末三錢雄黃末三分皂角末一錢艾揉五錢右藥用草帋包爲長筩用瓦二塊封在內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牀上牀下則夢魘鬼怪俱除忌婦人雞犬四眼

治疽發背方

大黃一斤酌用白芷四兩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

屠蘇酒方

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右挫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

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
戶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又方
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
蜜調人各一匙以飲之亦從少起永無傷寒疫症

治湯火傷辰砂末雞清水調敷立效

凡有顛撲刀斧傷者但以帶鬚葱炒熟搗爛乘熱安患
處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瘋狗毒蛇蛟傷者祇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
佳諸藥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斃人用桑條如筯長者十數莖閣起中用火
燒接兩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

病從口入故君子節飲食患從口出故君子慎言語

紀文達公筆記載一寺臨河千山門圮於河二石獸並沈焉閱十餘年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爲順流下矣棹數小舟曳鐵鈀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帳寺中笑曰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沈漸深耳沿河求之不亦傎乎衆以爲確論一老河兵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爲坎穴漸激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齧石又再轉轉轉不已遂反溯流上矣下流固傎求之地中不更傎乎如其言果得

於數里外余於咸豐元年督運至景州糧艘失一巨鐵貓求之下流數日不得偶意文達公筆記使求之上流果得

余昔寓京師椿樹胡同門內北墻下有草數株初不識其名偶閱紀文達公筆記載禮部長壽草云此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卽田塍公道老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相似花則不似草在穿堂之北治事廳階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　國初久漸成籐今則分爲二歧枝格杈椏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名之曰長春草余寓中所生適相似具體而微時　太淑人年七十迨余

出守江蘇迎養壽八十二而終余再至京師過舊寓草已無存

紀文達公曰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土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

余素不好祈讖偶於嘉慶戊辰秋闈前祈得讖語勸君敗北且圖南進步功名尚一堪欲識生前君大數前三三與後三三是科落第庚午登賢書名列第二百三十五下尚有二名是後三三也迨丁丑成進士殿

試二甲第九名前三三之數亦驗可見科名自有定
數但讀書而不必强求

H811.81
3433

嶺英中學暨附設小學圖書館書卡

書名 蓬窗續錄

第 2 册

登記號 8737

借者姓名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H811.81
3433
(2)

8737

H811.81
3433